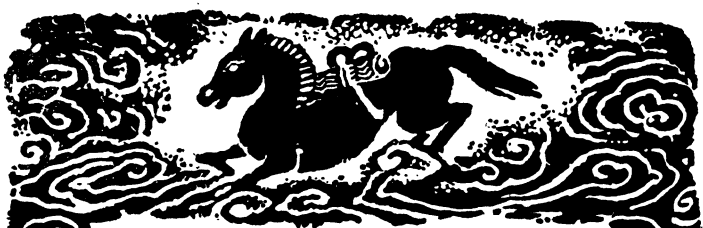
尚書詳解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尚書詳解

(三)

夏僎撰

尚書詳解卷十一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此篇成湯勝夏而歸至于亳邑四方畢朝新君故湯誕誥其衆以伐夏之意所以正始也黜廢也謂廢其命使不得復承大統也此蓋敍書者推原湯所以作誥之意謂既勝夏黜廢其命而已復至于新都亳邑故作湯誥以誕告萬方故其序所以言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林少穎謂湯勝夏命而廢之武王勝商而武成不言黜及殺武庚封微子于宋然後言黜殷命者蓋湯之伐桀桀奔而竄南巢湯既因而不追以全君臣之義故既勝夏即黜其命而不復爲之立後于其所都之國至武王牧野之戰前徒倒戈而紂見殺既違武王本意故封武庚于殷故都使嗣宗廟因而不改亦所以存君臣之義及武庚作亂自絕于周然後黜殷命而立微子于宋不復居殷都此說是也林少穎又謂此篇與武成一同皆武功既成布維新之命也然武成本于敍事故自王來自商至于周皆先敍其事之曲折然後告以弔民伐罪之意其敍事則詳而其所以告諸侯之言則首尾不甚備此篇既載其所以告諸侯之言又載其作誥之意首尾甚備其敍事則略體雖不同而其辭則皆是始居大位而告諸侯以正始也皆可以互見也此說極然胡益之不知察此乃謂湯滅夏告萬方武王滅商不告者蓋伐桀本以

亳衆諸侯無會者故不得不告武王伐紂友邦冢君無不會者以伐商之意既稔聞矣何所用誥此蓋弗深察之過也

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此又作書者言湯所以作誥之意也蓋湯既克夏自彼而歸至于所都亳邑萬方諸侯畢朝新服故湯于是作誥以誕告之使知吾之伐夏非吾之私乃天意也自王曰以下卽湯作誥之辭也嗟歎辭也歎而後言重其言也重其言所以使萬方有衆明聽其告而不敢忽也然湯之作誥必首言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者蓋湯言桀之暴虐失民以亡天下故必推本乎上天所以立君乂民之意以見桀之所爲不合乎天心而天絕之也皇大也上帝天也言惟皇上帝猶言惟至大之天命若召誥言皇天上帝也衷者善之本于固有者也陳少南曰衷裏也藏于裏卽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者也若旣發則見于表矣蓋天之于民皆降以衷然不能保其不失其常性故爲之立君者非徒尊也將使順斯民之性而安其所謂道也故能順其性而安其道則足以爲君矣不然則違天違天則天必絕之矣湯之言此蓋所以繩桀之罪見其不能順常性而綏厥猷故不足以爲君也旣言若恆性又言綏厥猷者蓋率性之謂道能順其性則能安其道不能順其性則悖理傷道安能綏厥猷哉林少穎謂詳攷此篇所告首尾本末與仲虺所言相爲表裏湯之此言蓋發于仲

仲虺者也。故張諫議曰。湯既勝桀以有天下。而慙德多焉。故仲虺作誥于前。以明天之所以命湯爲君者。凡以民之有欲而俾之乂也。故其書但言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湯又自誥于後。以明天之所以命予爲君者。凡以民之有道而俾之綏也。故其書至言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是以二誥之辭相爲表裏。然後湯之慙德可以已。此說是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湯上既言天之命君。將使之順民性而安其道。故此遂言桀之暴虐非特不能順其性而安其道。而乃至荼毒以害萬邦之民也。蓋夏王滅己之德。放僻邪侈。喪其良心。則在我者且不能自善。何以若民性而安其道哉。推原夏王自滅其德。喪其良心。則其胸中無復有不忍人之意。肆爲威暴。以布其虐政于萬方之百姓。萬方百姓罹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螫。不可堪忍。故並稱冤以告于天地神祇。謂我無有辜罪。而乃受此虐害也。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困倦怠則未嘗不呼天。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今桀之民皆苦于虐政。是宜其並告無辜于天地。所以告者。冀其拯己也。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湯既言桀暴虐如此。汝萬方並告無辜于天地。故此遂言天降罰于夏之意也。蓋天之恆道。于有善者則福之。于淫亂者則禍之。桀既虐民如此。故天于是降其災異不祥之事。以彰顯有夏之罪。惟天之降

罰于夏者。其寓事彰顯如此。故湯遂謂我小子于是奉將上天所命之明威。討桀之罪。不敢肆赦。蓋謂今日之事。乃奉天威以誅有罪。非私意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何以知明威而將之。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今天降災于夏。是亦事示之而已。故湯所以因是知天命所在。遂行討桀也。湯既天命命所在。然又未敢自專。于是又用元牡以昭告于上天神后。請加罪于有夏。上天蓋上帝也。神后蓋后土皇地祇也。元牡乃黑色之牲也。必言牡者。蓋牲必用牡。不用牝也。正義謂商人尚白。牲用白。今言元牡。夏人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林少穎謂不然。此元牡但是一時所用告祭天地之牲。不因色以求義。如謂湯用元未變夏禮。則魯頌言白牡騂剛。豈亦未變商禮乎。此說是也。湯既用元牡告天地。請加罪于有夏矣。故于是遂求元聖之人。與之勉力爲此衆民請命于天。蓋民苦桀之虐政。命不可保。湯伐桀而拯民于塗炭。則民始有生全之望。是湯告天伐桀者。乃爲民請命也。元聖卽伊尹也。蓋湯之伐桀。實伊尹之助。孟子曰。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是湯伐夏救民之謀。實出于伊尹。故湯誓言伊尹相湯伐桀。此言聿求元聖。皆推本其謀之所自出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甯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湯上既言我與伊尹戮力爲爾衆民請命于天。故此遂言我請命于天。而上天果然信而有佑助下民

之意故鳴條之戰桀知其罪遂退伏遠屏竄于南巢故曰罪人黜伏林少穎謂湯以桀爲罪人武王以紂爲獨夫蓋言其得罪于天人則不復有人君之道也湯既言上天信有助民之惡而非人夏桀今已黜伏故造物之福善禍淫報應如響無有僭差賁然顯著如草木然民欲殖者則天殖之不欲殖者則不殖蓋湯者民所欲殖而桀者民所不欲殖者也漢孔氏乃謂賁飾也言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其說迂回難曉不如蘇氏謂天命視民所與則殖之所不與則蹶之若草木然民所殖則生不殖則死也湯既言天命固如此然又未敢以必可信故又言俾予一人輯甯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者蓋謂天雖可信我亦豈敢恃哉故雖曰使我一人安輯爾萬方有衆之邦家然我未知其不能不得罪于天與夫民也故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惟湯恐得罪于上下故惴惴然內懷危懼若將隕墜于深淵之中言雖得天下而心常以獲戾天民爲憂不敢以位爲樂也林少穎謂湯既伐桀恐來世爲口實則當其始履天下之尊而朝諸侯甯無慙乎故其慄慄危懼乃出于中心之誠然者而漢孔氏乃爲謙以來衆心王氏則謂湯始伐桀不恤衆言告以必往無所疑天下既定乃慄慄危懼者蓋有爲之初衆人危疑果斷所以濟功無事之後衆人豫怠儆戒所以居業使湯于事未濟則期以果斷濟功事已濟則期以儆戒居業果如是湯之慄慄危懼皆非出于中心之自然況湯雖伐罪救民然驅民于鋒鏑豈得全無恐懼之意及無事而後懼哉如以爲有事之時不可以懼則武王泰誓言夙夜祇懼則有事之時已懼矣故知湯之危懼非至是而後有也自與師于亳已懼不克濟矣至于既踐天

子位。則尤不遑甯處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湯上既言以履大寶慄慄危懼如此。故此遂告我所爲造邦之諸侯。與之更始。使之曉然知上之德意也。謂我今日始新造爾衆邦。誠欲爾衆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從如惟躭樂之從同。蓋無從非常法者。卽如康功田功之卽。蓋慢遊而至于過者。亦不可就也。惟欲爾衆各守常法以承天休而已。蓋諸侯之職。能制節謹度。則滿而不溢。可以長守富貴。長守富貴。豈非所謂承天休乎。湯既戒諸侯。使去匪彝慆淫之失。而守常典。以承天休。故又言爾誠能如我所言。力而行之。至于有善可稱。則我當度德定位。量能授官。與共天位。與治天職。弗敢掩爾善矣。爾有善。我既不敢蔽。若我自有罪。罪在我身。我亦不敢自赦。其簡別而在察者。又在乎上帝之心。湯言此。蓋人有善惡。人君固賞罰之。汝不可謂人君有不善。無人可誰何者。雖無人可奈何。而上有天焉。我豈可不畏哉。湯既言人君有不善。天必誅之。故此又言人君所以有罪。非必人君一身自有可指之罪。苟爾萬方有罪。則罪亦在我身。蓋天之立君。欲其若恆性而綏厥猷。苟萬方有罪。則是人君若之綏之者不至。故其罪在人君。若夫人君自不能盡君道。而上得罪于天。則其罪又在一人。自當不及爾萬方矣。湯此言又所以深明爲君之尤難也。湯既言爲君之難如此。故又嗟嘆而言曰。爾萬方有衆。尙庶幾以我此言爲可信。而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則非特我國家社稷可保其有終。而汝亦可以終享其安榮之福也。故終之曰。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咎單作明居。

此又明居之序也。經亡。無所附。其本篇正次于湯誥之下。故孔氏以附于此篇之末。咎單必臣名也。謂明居之篇。乃咎單所作也。正義百篇之序。此類有四。周公作無逸。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與此篇直言所作之人。不言所作之意。以經文分明。故略之。此說是也。但漢孔氏乃以意度此篇。謂咎單作明居者。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書明居民之法。故其書曰明居。此亦因字而求義。經亡而意度之也。未敢以爲然矣。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此篇蓋太甲初卽位。伊尹告以乃祖成湯之成德。故作是書也。謂之訓者。以其有諄諄儆戒之意也。此篇之序。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說者多疑之。其所以疑者。蓋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顚覆湯之典刑。太史公言。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卽位二年而崩。後立外丙之弟仲壬。仲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是湯之後立外丙仲壬二世。而後太甲立。今此序乃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似類夫太甲卽繼成湯之後。無有外丙仲壬二世者。所言不同如此。故說者多疑之。漢孔氏則謂。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湯崩。太

甲立。卽稱元年。唐孔氏亦謂。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湯沒太甲代立。卽其年稱元年。殷本紀與此不同者。必妄也。據二孔此說。則謂湯沒卽立太甲。無有外丙仲壬之說。非特史記爲妄。而孟子之言亦不可信。至程氏則又欲附會孟子之言。乃謂湯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立太甲。陳少南推其說。按河南邵氏皇極經世書。敍堯卽位以甲辰。至本朝嘉祐歷譜帝王世次。湯起乙未。太甲起戊申。不聞有外丙仲壬。太史不知孟子之意。所謂二年四年者。蓋謂湯崩。太丁卒。欲立外丙。而外丙生纔二歲。欲立仲壬。而仲壬生纔四歲。太丁二弟皆幼。故捨親親而立太甲。據程陳二者之說。則亦湯後不曾立外丙仲壬。孟子所謂二年四年。是年齒也。不爲卽位之年數。其說亦無異于孔氏。惟林少穎引蘇氏之說爲可信。蘇氏謂。太史公按世本。成湯之後二帝七年。而後太甲立。其迹明甚。安國據經臆度。謂湯沒而太甲立。初無二帝。豈有此理。其序所以言成湯旣沒。太甲元年者。非謂湯崩在太甲元年也。蓋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孔子序書以湯爲首耳。商道親親。兄死弟及。若湯崩舍外丙仲壬而立太甲。則非親親矣。據蘇氏此說。則此湯後實有外丙仲壬二君。此言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乃序書者推原伊尹作書之意。謂湯沒後。太甲卽位之始。伊尹稱湯成德以作訓。故言成湯旣沒。卽繼以太甲元年。非謂湯崩之年。卽太甲之元年也。此說極有理。故少穎廣其說。謂殷人傳世。兄死弟立。若太丁死而有弟外丙仲壬。不應捨之而立太甲。此篇乃太甲卽位之日。伊尹奉之以祗見厥祖。因明言烈祖成德。以訓于王。故序云成湯旣沒。太甲元年。蓋推本所以作書之意也。夫書序序所以爲作書之意而

已。與史家記述之體不同。苟必以史家記述之體求之。謂此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爲湯沒而太甲立。則盤庚五遷之言。若不以意逆志。則是五遷皆在盤庚之世矣。故當以蘇氏孟子之言爲正。少穎此說極平正而有理。故特從之。若夫篇內言元祀。而序言元年者。唐孔氏謂商曰祀。周曰年。序以周世言之也。蓋孔子周人。序書以年言之。如太甲篇內言惟元祀十有二月朔。其序則言三年復歸于亳。又如說命亮陰三祀。而子張則言諒陰三年不言。蓋孔子序書。故從周稱年也。此書蓋湯死後。太甲卽位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三篇以告之。故言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今只伊訓尙存。餘二篇經秦火而亡。故名雖存而經則亡矣。

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此又作書者言伊尹作伊訓之意。謂太甲卽位元年十二月乙丑。伊尹將以卽位之事告于成湯。是時侯甸之諸侯皆來奔喪。且欲近見新君。故伊尹祠于湯廟。而羣后皆從太甲往廟。時太甲宅憂不言。故百官皆總其己之職事而惟冢宰之是聽。時伊尹受顧命。實爲冢宰。故卽廟而作書。陳乃祖之成德。以進戒于太甲。亦與諸侯正始。此伊訓之所以作也。故作書者其言如此。太甲時所居之喪。實仲壬之喪。蓋繼其後。必爲之服。理當然也。漢孔氏旣謂湯沒而太甲立。則太甲卽位之初。實居湯喪。故于此卽云湯崩。太甲逾月卽位。此所謂祠于先王者。乃奠殯而告。林少穎謂孔氏此說。攷之于禮。有所不合。夫古者喪在殯不祭。皆名爲奠。及旣葬也。虞祔卒哭。始謂之祭。蓋于是始以鬼神事之。故祭則有主有尸。而

奠則陳器而已。此經言祠。而孔氏乃謂之奠。無是理也。抑又有不然者。使太甲果居湯喪。則其宅憂也。必在湯之殯宮。則其所從事于喪禮者。有小殯之奠。有大殯之奠。有朔奠。有朝奠。有夕奠。有薦新之奠。未嘗不在湯之殯。豈逾月遽祇見厥祖哉。以是知孔氏徒按經文。于禮不合。未足述也。以經文攷之。則太甲實居仲壬之喪。計仲壬之崩。必在太甲元年之十一月。商制。逾月卽位。卽以其年爲元年。不待逾年稱元祀。如周之制。故下篇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居于亳。是仲壬以元年十一月崩。至三年十二月。卽得二十五月。故卽吉釋喪而冕服也。由是推之。則此言十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者。乃太甲居仲壬之喪既逾月。伊尹乃祭于湯廟。奉嗣王以敬見其祖。故明言烈祖成德。既以告太甲。且與諸侯正始。蓋禮之變而以義起也。若康王既受顧命。則以麻冕朝諸侯于應門之內。亦禮之變也。蘇氏徒見春秋所載天子諸侯皆逾年稱元。故謂此經言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者。乃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正月謂之十二月。殷之正月卽夏之十一月也。殷雖以建丑之正。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豳詩。言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又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秦以十月爲正。則臘當用三月。而云十二月者。蓋古雖改正朔。猶以夏正爲正月也。此說不然。夫謂之改正朔。則已改正月。豈有餘月不改者。故在周時論陰陽之節。雖有以夏時爲言者。如七月之詩。與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至于史官記載當時之事。則未有不以當時正朔數月者。如春秋春王正月。則周之正月也。春秋數月用周正。則此之十二月。蓋商之十二月。乃夏之十一月。蓋建子之月

也。其秦以十二月改朏曰嘉平。漢書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元年以前。歲首書冬十月。蓋是漢武太初元年改用夏正。史官追正月名耳。舊史未必然也。余謂少穎辨蘇氏以春秋所書乃孔子尊王。故以周正數之。周時數月實用夏正。今七月四月之詩可見矣。兼秦本紀言以十月爲歲首。則歲首但以十月爲之。則已非改十月爲正月也。但蘇氏解此。必拘逾年之說。則不然。只是仲壬適在十一月崩。故太甲逾月以十二月卽位。不必如蘇氏之拘。則其義自通也。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甯。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自此以下。伊尹作書之言也。伊尹既奉太甲以見成湯之廟。于是乃明言有功烈之祖成湯。所以艱難創業之成德。以訓告于王。所謂成德。卽下文惟我商王以下是也。既謂之明言烈祖之成德。而乃首言古有夏先后者。蓋欲見天下難保。夏之先后。雖積功累仁。如此。子孫一不率循。則亡不可支。而乃祖成湯興焉。蓋欲太甲知所鑒戒也。嗚呼、歎辭也。欲言夏王得天下之難而失之易也。欲嘆而言之。古有夏先后。自禹以下。自桀以上。皆是也。伊尹謂夏之先后。聖賢繼作。以有天下。方懋行其德。兢兢業業。不敢自甯。上合于天。故無有天災。所謂無有天災者。謂山川鬼神。皆安其居。而不爲妖。不爲厲。鳥獸魚鼈各順其情。而不爲怪不爲孽。此所謂無有天災也。然夏之先后。德雖如此。天之眷佑又如此。子孫夏桀一不能率乃祖之德。上天降災。以彰厥罪。雖承祖宗奕世積累之業。而卒爲天所棄。故假手于我有天命

之成湯。便之弔民伐罪焉。假手者。蓋天之所棄。不能自行誅戮。必借手于人以誅之也。然天之假手于湯使之伐夏者。亦豈私于湯哉。以桀自造可攻之罪于鳴條。故湯遂自亳往伐之。故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也。謂桀有可攻之理。故朕始自亳伐之也。書曰。我不爾動。自乃邑。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亦此意也。少頴謂伊尹之意。蓋以夏有天下。傳十餘世。三百餘年。方且爲上天所眷。至于鬼神咸安。微物自遂。宜若不可動者。然一爲桀之不率。則不旋踵而顚覆。況我商家肇造未久。苟使太甲不能以夏爲鑒。遂致不率成湯之德。有可攻之釁。則攻之者至矣。故伊尹既言有夏所以失天下之易于前。又陳湯所以得天下之難于後。所以致其儆戒之意也。此說是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伊尹上既言有夏子孫弗能率其德。而天命湯伐之。故此遂言湯伐桀之事也。聖武、猶所謂神武也。聖人義之德也。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爭、逆德也。實天下不祥之事也。雖天下不祥之事。然湯之布昭聖武者。本不期于黷武。而乃在于以吾之至寬代夏之虐政。是故雖用武。而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所至之民。無不信而懷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伊尹既言湯有寬仁之德。得兆民之允懷。遂至光有天下。故此下又言太甲嗣湯之位。不可不恐懼于卽位之初也。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朝廷之本也。始卽位。又人君之本也。卽位之始。能致其愼。則終無不愼矣。此伊尹所以言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也。然所謂罔

不在初者。亦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已。蓋人君之治天下。將欲仁覆天下。豈必人人而愛之。人人而敬之哉。惟盡吾孝悌之心。立愛則不必徧愛也。惟愛吾親而已。愛吾親而舉斯加彼。將無所不愛。以之立敬。則不必徧敬也。惟敬吾之長而已。敬吾長。則舉斯加彼。將無所不敬。惟其所立在此。而所愛所敬。乃及于彼。此其道所以始立于家邦。而終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所不及也。此又伊尹教太甲以守約施博之道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伊尹上既言成湯以神武創業。而太甲繼之。當立愛敬以治天下國家。至此。又恐其未必勤而行之。故又言。成湯自肇修人紀。以至于有萬邦。誠爲艱難。然雖艱難。成湯之心。猶不能自已。方且求哲人輔後嗣。制官刑儆有位。而爲子孫無窮之計。湯盛德大業如此。且猶長慮卻顧。爲子孫計。不敢自安。則太甲爲其子孫。可不念哉。此又伊尹言此一節之意也。嗚呼。嘆辭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也。人紀。人道之紀也。卽上所謂立愛立敬者是也。伊尹欲太甲立愛敬以治天下國家。故言先王成湯當修人紀之時。謂始立愛敬之時也。究其道。雖所守甚約。而所施則甚博。是故以從諫則不敢咈言。有過則改。不逆人言。以

先古之賢。則時若之言。凡有所動。皆順古人以行。而不自專。以居上則必明于御下。而盡其君民之大德。以爲下則必忠于事上。而盡其事君之小心。蓋湯時爲諸侯。出就國。則居上入朝桀。則爲下。湯于居上爲下。盡道如此。則伐桀之事。亦湯之不得已也。然湯豈特如此而已。又且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焉。蓋聖人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湯于與人則不求其備。是以恕己之心。恕人而盡。待人輕以約之道也。于檢察其身則常若不及。是以責人之心。責己而盡。責己重以周之道也。惟湯自肇修人紀。至于檢身若不及。所行如此之勤。故今日方有萬邦。而爲天下之君。則其事誠艱難也。然常人之情。既以艱難于其始。則事既遂。必有自足之心。而少肆其意。而湯則猶不能自已。方曰敷布廣求賢哲之人。列于庶位。俾之輔弼于爾後世子孫。既得而用之。又恐所用之人不能盡戮力佐佑其子孫。故又制爲誅責有官君子之刑。以儆戒于有位之人。是成湯所以望爾後人者甚切矣。太甲雖欲不念。豈可得乎。所謂官刑儆有位者。卽下文所謂三風十愆之事也。蓋湯以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室之中而無有節度者。敢有沈湎于酒而至狂。歌無忌憚者。此二者。時謂之巫風。蓋巫以歌舞事神。故恆舞酣歌所以爲巫風。言其恆歌恆舞若巫覡然也。敢有以身殉貨。以身殉色者。殉從也。以身從之。知有貨色而不知有身也。敢有恆于遊遨。恆于畋獵。恣意爲之。無有窮已。此四者。時謂之淫風。謂貨色畋遊。人所不可免。但不可淫過無度。今也殉貨色。常畋遊。是淫過無度。故謂之淫風。敢有侮聖人之言而不敬。逆拒忠直之人而不聽。其言疏遠者。老有德之人。而親比頑愚之小童。此四者。時謂之亂風。蓋聖人忠直耆德

人所當親近而尊敬之。今乃簡忽而疏遠。頑童當斥而遠之。今乃昵比。是好人所惡。惡人所好。亂常越禮者也。故謂之亂風。此三節謂之風者。蓋爲之于上而下化之。若風之于物。鼓之于此而動之于彼也。湯既列言三風于上。故于下總之曰。凡此三風。總有十愆。蓋謂巫風二淫風亂風各四。是三風之中。其過失有十事。十事者。卿士有一在身。則必喪家。邦君有一在身。則必亡國。若爲人臣者。見人君有此愆過而坐視不能匡正。則以墨刑刑之。成湯官刑嚴切如此。豈惟訓有官君子。雖童蒙之士。亦以此具訓之。具訓、謂詳以訓之也。酒誥言文王告教小子。則固以此訓之矣。伊尹言此。蓋謂先王艱難創業。猶不敢自安。方且廣求賢哲。輔爾後人。又恐所用之人未必盡心輔弼。又制官刑儆于有位。使子孫有過人臣必諫。是伊尹所以勤勤進戒。亦先王責望之意也。薛氏謂墨刑亦重矣。臣下不匡而陷入重辟者。以國置臣所以匡主。宜匡不匡。則有亡國敗家之道。坐視喪亡而不救。其可貸乎。此墨刑之施所以未爲過也。

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伊尹上言成湯爲子孫計如此深遠。故于此又嗟歎言嗣王太甲爲湯子孫。當上思乃祖艱難之意。祗敬其身而念乃祖也。既言祇厥身念哉。又言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者。謨、謀也。謂成湯爲爾子孫謀者。其規摹甚洋洋乎。其大惟規摹至大。未易跂及。而所以告教子孫之嘉言。則甚明白而易知。所謂嘉言。即

制官刑儆有位之言是也。伊尹既言成湯嘉言明白如此。欲太甲奉以周旋。故又以天命儆之。使之知所畏而不敢不勉。謂天命去就。初不可常保。孜孜爲善。則天降百祥而治可常享。苟爲不善。則天降百殃而禍亂隨之。天理如此。爾太甲誠能爲善。則德無小而不興。故萬邦皆賴其慶。不然。則不德無大而必亡。故覆墜其宗祀而不可支持。漢孔氏謂此伊尹至忠之訓。蓋言至此極切也。

肆命徂后。

此蓋亡書二篇名也。與伊訓同序。序既見于伊訓之前。故此但載二篇名于其下也。二篇名存而經亡。不知其中所載者何事。漢孔氏乃因字求義。謂肆陳也。肆命蓋陳天命以戒也。徂往也。徂后蓋陳往古明君以戒之也。此皆臆度之說。未敢以爲然。

尚書詳解卷十二

太甲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伊訓肆命徂后致此三篇及咸有一德凡七篇皆是伊尹戒太甲之言然餘篇皆因事立稱獨此以太甲名篇者蓋此篇非特作于一日且所主非一事乃自初立至放逐自放逐至復歸于亳始終三年其言皆伊尹太甲反復之言史官于既歸亳之後總序其終始之言作此三篇故總稱爲太甲以其不可以一事名之也林少穎謂經有一篇析爲上中下之別如太甲盤庚說命泰誓之類者非其意義也古者簡册以竹爲之編次成篇而竹簡所編不可多也故或析爲二或析爲三以便習讀耳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者此孔子序書之言也此三篇所載其先則序太甲初立不惠于阿衡伊尹懇切進戒而猶不聽故放于桐宮既居桐宮則能悔過伊尹于是既終喪而奉之以歸又復反覆進戒故夫子序書推原本始謂太甲既立不明者謂太甲既立昏迷不明不能用伊尹之訓不足君國子民卽下文所謂不惠阿衡與王惟庸罔念聞王未克變是也太甲既立不明故伊尹以受顧命之臣再三進戒猶不見聽知其不可以言語口舌感也于是放之于桐而近于成湯所葬之桐宮使之就桐宮居憂且朝夕密邇先王而思其所以貽我後人之意冀其憤悱之心而自

改其過。已而太甲居于桐宮。終三年之喪。果能悔過遷善。克終允德。于是自桐宮歸亳。而思用伊尹之言。卽下文所謂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者是也。太甲旣歸亳。故史官于是序其始終。作此三篇。而總以太甲名之。故曰作太甲三篇。徐須江謂。統攷三篇之義。其文始終先後。旣非專于一口。又非同乎一時。則其下當以思庸伊尹爲一句。孔安國于思庸下別之。以爲伊尹作太甲三篇。與作伊訓、作咸有一德、爲一類。失其旨矣。余謂須江此說。謂此篇非出乎一人不可。謂伊尹作太甲三篇。當以思庸伊尹爲一句。作太甲三篇一句。其說固通。若依少穎之說。則于理亦通。少穎謂此篇雖實史官所序。而其言則皆伊尹之言。故推本其言之所自出。而言伊尹作太甲三篇。以見首尾盡出伊尹之手。據此說。旣與伊尹作伊訓。伊尹作咸有一德之言。體制相合。兼上言思庸。亦自不失爲思庸伊尹。故此一說所以爲皆通。若以孔氏爲失旨。則過矣。胡益之謂先儒皆謂太甲不明。伊尹廢之。自攝商政。太甲悔過。乃復命之。豈有此理。蓋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若伊尹廢太甲而己自爲政。則一日不可安。況三年乎。此所謂放于桐者。大抵人君旣行三年之喪。亮陰不言。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此禮之常也。太甲不從伊尹之訓。伊尹因其居憂。未省政事。故遷居桐宮。而序書者以放言之。實未嘗放也。此說是也。

太甲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不承基緒。

阿衡卽伊尹也。伊尹時爲冢宰。故尊曰阿衡。猶周以太公爲尚父。齊以管仲爲仲父。皆尊之也。伊尹亦號保衡。謂之阿衡。則言爲人君所倚以取平也。謂之保衡。則言其爲人君所保以爲平也。其因名見意。亦猶後言太師太傅太保也。蓋太甲卽位之後。伊尹以伊訓、肆命、徂后等書。勤勤進戒。而太甲猶不順其所言。伊尹于是又作書以戒之。林少穎謂作書者。作爲簡策之書。以陳其勸戒之意。若後世之章疏也。蓋前篇明言烈祖之成德。則以言告之。此則以簡策告之也。先王顧諟天之明命者。謂成湯知天命可畏。故兢兢業業。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一言一動。皆不可忘。是謂顧諟。惟成湯能顧諟而不敢忘。故上以承天之神。下以承地之祇。以至社稷宗廟。無不致其祇敬嚴肅之心。誠意作孚。故馨香之德。感于神明。而天鑒觀之。遂集大命于其身。使之克夏有天下。而撫安萬方之民。惟湯能膺天命而安天下。故伊尹所以能左右輔翼其君。以奄宅此天下之衆。故嗣王得以大承其緒。蓋謂非湯自能克愼厥位。則雖伊尹亦無所致其左右之力。而嗣王亦無以享盤成之業也。尹卽伊尹之名也。言尹躬猶言伊尹之身也。唐孔氏以尹非名。謂伊尹名摯。湯得之以尹正天下。故號曰尹。人皆呼爲尹。亦以尹自稱。此不然也。林少穎謂伊尹言湯以七十里有天下。嚴恭寅畏。以感天地神祇之心。則湯之受天明命。非自外至也。故伊尹作書所以首及于此。此說是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伊尹上既言成湯能愼德。故伊尹得以左右。而太甲得以纘承。其義猶未足也。故又言有夏之時。君相之間所以有終不終者。以爲太甲之鑒戒。夏都安邑。其地在亳西。故謂之西邑夏。夏在商前。其事在伊尹之前。故言先見。伊尹謂我先見當時有夏先世之君。自能以忠信自處。而君道有終。故爲輔相亦能終其輔相之業。其後嗣王業既不能以忠信自處。而君道無終。故爲輔相者亦不能終其輔相之業。伊尹言此。蓋謂湯之顧諟天命。盡其嚴恭之道。可謂自周有終矣。故我得以左右厥辟。宅師而有終。今太甲苟不能以忠信自終。則我亦何以克終哉。言欲使我致其克終之效。惟在嗣王。先能有終而已。故嗣王誠不可不戒。所戒者惟當盡其爲君之道而已。若爲君而不能盡其爲君之道。則忝辱乃祖矣。太甲可不念哉。此正伊尹言此之意也。施博士謂。忠信所以謂之周者。以作僞則心勞日拙。而所爲常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僞。無僞。故周而無缺。此說則然也。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庸。常也。言伊尹書之所戒。非不深切著明。太甲但以爲常。而心未嘗念。而耳未嘗聞。伊尹自念先王付託之重。義不可以不聽遂已而不言。于是又陳先王未明求衣。勤求賢士。以爲後世子孫計。在太甲不可越厥命以自覆也。昧。晦也。爽。明也。昧爽。蓋晦而未明之時也。言成湯勤勞國家。未明而起。大明其德。坐以待旦。既旦。又必廣求賢俊美彥之士。以開啓導迪後世子孫。其所以如是者。蓋以莫大之基創之

在我守之在後人故求賢以輔之者欲其相與保丕基也今太甲既承其基緒要當善繼善守不至違越成湯付托之命以自取覆亡可也惟愼其儉德而懷念其長久之計使先王莫大之業至太甲而愈固不至中絕而已蓋人心奢則放儉則收心放則欲敗度縱敗禮如唐明皇侈心一動而極天下不足以窮其欲故未幾盜起函陵而不知豈能思遠圖乎惟儉則外無所玩內無所汨心無外慮必能念長久之策矣此伊尹所以必欲愼儉德以懷永圖也既欲太甲愼儉德而懷永圖故又取虞人張機取獸事以喻之機弩牙也括矢末也度其所準望者蓋正鵠也蓋謂人君之治天下不可率意而行惟當愼儉德懷永圖而後可譬如虞人張弩于機不可妄發必退而省察而矢括合于所準望之處然後釋放之則發無不中矣伊尹既以虞人張機之事警人君當愼儉德懷永圖而行事又恐太甲未知所謂儉德之說故又明告之曰儉德不必求諸他也但敬爾所止所止即君心所止之處也猶大學言爲人君止于仁者是也言太甲欲求儉德但敬其所止率循乃祖成湯之所已行而行之則所謹者無非儉德而所懷者無非遠圖也伊尹告戒之辭既盡矣故又誘掖之曰王誠能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則我心喜悅其能無負先王之付託而王亦可以有萬世無窮之令聞也故曰惟朕以懌萬世有辭萬世雖久皆有稱美之辭也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梓宮居憂克終允德

王未克變者。謂伊尹叮嚀反復。告之甚切。而王猶安于不善而未能變于善也。王既未能變于善。伊尹于是告于朝曰。茲乃恣行不義之事。循習不改。且與性俱成。蓋性者。天性之自然。不待求而得之也。不義之事。乃人所自作。非出天性。今太甲爲不義。循習之久。亦若出于天性之自然。如所謂習慣若自然者。卽習與性成也。所習如此。則安于不義。不可以言語動矣。故伊尹于是知太甲不可以理告。當以勢動之。故言我今俾使之不狎習于不順之事。而放僻邪侈之習無因至前。既以息其外馳之心。且以動其哀戚之情。而作其愧恥之意。則孝敬之心油然而生。雖不諄諄然誨之。而自反于善矣。于是營于桐宮。成湯之墓側。使之居之。朝夕密邇先王之訓。無使終其世迷而不反也。記曰。墟墓之中。未施哀于民而民哀。是以伊尹所以必置太甲于桐者。蓋奪其嗜好之習而置之哀戚易感之地。欲其速于自怨自艾也。惟伊尹能若是以格其非。故太甲往桐居喪。果能思念其祖而終于允德也。林少穎引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蓋君子教人。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謂之有私淑艾道之弗從。誘之弗達。君子猶不忍棄而私以善治之。使之憤悱啓發。人于義而不知。此不屑之教誨也。伊尹于太甲誨以諄諄。聽之藐藐。度其不可教。則營桐宮以居之。以感動其哀戚之情。此非不屑之教而何。然以不屑之教而名曰放者。蓋太甲所以敢敗度敗禮而不聽伊尹之訓者。其意謂伊尹以天下爲己任。我雖無道。有伊尹之佐。必不至于亡。其所見如此。非有以摧折激勵以生其憂患之心。則終不可正。遷之桐宮。而命之曰放。蓋示以將廢而不得立。彼必憤

悱而反于善。此放之乃所以教之也。然則使太甲終不改。則奈何。是亦廢之而已。謂遷于桐宮。則處于天理人情之極處。處其極而猶不自反。是無可望也。雖與天下共廢之。可也。世徒知伊尹之放而不求其所以放之之意。故孟子發明其心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此言簡當而盡矣。少穎此說雖與前胡益之論伊尹放君之事少異。要之于理皆通。故當存之。陳少南又謂伊尹放太甲。使太甲終不明。伊尹終棄之歟。抑知其有思庸之資而姑放之歟。考書序不言太甲不明。而言太甲既立不明。是伊尹既授天下。狃于富貴。故狎于不順。爾然則伊尹舉是以汙其身而善其君乎。此說與少穎雖異。然亦通。故存之。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伊尹既以太甲不惠阿衡。遷于桐宮。密邇先訓。今既改過思庸。克終厥德。可以即政。又適當三年之喪畢。冢宰攝政。至是可歸。故伊尹于是因其去凶即吉之時。以冕服奉之歸于亳。邑踐天子位。伊尹喜之。故又作書以勉之。即下文所言是也。此篇蓋自桐歸時事。故作書者推原其本意。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也。蓋仲壬以太甲元年十一月內崩。今太甲即位三年十二月朔。即二十五月而祥禫之祭已畢矣。故可以去凶即吉也。曾氏謂先儒論三年之喪。則同而月數或異。孔穎達則謂二十五月喪終。合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之文。孔安國則謂二十六月喪畢。合禮祥而縞。

是月禫徙月樂之文鄭康成則謂中月爲間一月爲祥後復更有一月禫故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畢今按伊尹言元祀十二月此篇言三祀十二月正合禮經二十五月喪畢之義則二十五月喪畢商制也二十七月喪終者周制也曾氏之說理恐誠然冕冠名也謂之冕服常是衮冕之服也余嘗謂伊尹之志其自知則在遷太甲于桐之日人之知其志則在奉太甲歸亳之時孟子謂有伊尹之志則可以其于遷之之時已有奉之之志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太甲居桐既克終厥德故伊尹奉以歸亳既歸之後喜其能處仁遷義不墜成湯之業于是作爲簡册之書以稱美之曰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蓋民生各有欲無主則亂君非民則無以君四方故得乎邱民則可以爲天子也惟君民之間相須如此而太甲昔也乃不明于德則民無賴以爲生民無以爲生則商之爲商未可知也尙賴皇天眷顧佑助我商不使成湯之基緒一再傳遂泯由是使嗣王者能終其德嗣王能終其德則民之所賴以相正而生者得矣民得以相正而生則民不失望而商家之所以君四方者可以永保矣此所以實爲萬世無窮之休美也林少穎謂太甲能終厥德實伊尹之力今尹乃謂皇天眷佑者雖一時謙抑之意然亦若天有以使之然者成湯之後宜餘慶所鍾無有不善者而太甲爲之孫始皇之後宜餘殃所逮無有令淑而扶蘇爲之子太甲爲孫宜商祚遂殄矣然成湯以寬仁有天下豈應一再傳而遂亡故太甲雖欲縱而乃能克盡允德此無他天以湯社稷有必存之理

則雖太甲爲孫而終不亡也扶蘇爲子秦若可存矣然始皇虐用其民苟扶蘇立則秦未遽亡故始皇崩而扶蘇以罪死秦遂以滅此無他天以秦社稷有必亡之理則雖扶蘇仁厚而不得存也以是知太甲悔過雖伊尹之力亦天有以使之然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厥終惟厥終

伊尹上既嘆美太甲能終厥德故王于是拜手稽首謝其前過曾氏謂拜手者手至首稽首者首至手致恭之極也先儒皆以拜手爲首至手稽首爲首至地既手至首乃復曰頭至地此說恐誤按荀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則稽首纔人於下衡而已何至于及地也曾子此說似乎有理臣之見君則用此禮今太甲于伊尹乃如此者蓋盡其禮以敬師保如此伊尹既美其能終厥德故太甲于是拜手稽首以述其自怨自艾之意也謂我小子昔也以不明于德喪其固有之良心而自至于不類不類猶云不肖詩曰克明克類惟克明故能克類今太甲不明于德所以自底不類也惟其自底不類故欲以敗其度縱以敗其禮王氏謂欲者廣其宮室侈其衣服之類欲而無節則必敗其常度縱者墮其志氣弛其言貌之類縱而無已則必敗禮節此說比諸儒爲長要之多欲必縱肆縱肆必多欲不類之人必有此失此其以所敗度而敗禮惟太甲自底不類有此二失伊尹戒之不能自改故至遷桐而罪戾皆太甲自速召之也太甲既知遷桐之戾乃其自速故言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逭謂

遷桐之戾非天所致乃己自爲此所以不可逃也孼災也災初生有牙孼也天作孼謂己無以致之而其災出于天之所作者蓋無妄之災也故可以違避若乃欲敗度縱敗禮則自作之災孼也其召戾于身也必矣其可逭逃也哉太甲既言遷桐之罪乃己自招于是悔其既往背師保之訓謂我前此違背伊尹師保之教訓不能修德于其初今幸知悔庶幾有賴于伊尹匡救之德圖以善其終也蓋太甲于是始知伊尹之忠而望其啓沃此卽序謂之思庸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太甲既悔過俯求伊尹匡救之助故伊尹于是又拜手稽首既答其致恭之禮且告以治天下之要術也蓋伊尹前喜其能悔過既言君臣相資以生今太甲克終厥德則必可以君民故此遂以治天下之術告之使之正心誠意以修其身身修則惠及斯民矣故首言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蓋謂天下國家其本在身人君能正心誠意以修其身使允信之德協于羣下之心然後可以爲明后也蘇氏謂允德信有德也下之協從其從非僞也蓋欲天下中心悅而誠服苟非德出于誠心未有能至者是協于下必在有允德也伊尹既言人君當修身以治天下故于此又以乃祖成湯之允德所以協于下者發明其意而盡其義也蓋先王成湯惟能修身以治天下故能推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于困窮

之民則能子惠之深仁厚澤無所不被民之服其命令者無有不悅非特亳之民悅而與成湯相並有邦者其鄰國之民亦能望其來曰徯我后后來無罰蓋是時諸侯皆化桀虐政荼毒其民獨湯能子惠困窮此所以望湯之來以湯既來則可以免刑罰之苦也湯所爲既如此太甲繼之可不懋勉其德視法乃祖成湯之所已行奉以周旋而無一時敢有猶豫怠惰之心哉伊尹既欲其懋而無怠故又告以今日所當爲之事焉蓋太甲繼湯之後上有祖宗之托則奉先之事不可後也下有臣民之望則接下之事不可後也聲色玩好日爲耳目之蔽則視亦未易以遠聽亦未必盡德也故伊尹于是又告之曰必欲奉先當思孝也思孝則不忘祖矣必欲接下當思恭也思恭則不絕物矣必欲視遠而聽德惟聰明是用也能聰明則視必遠而聽皆德矣是四者修身之道不越于此太甲苟能率而循之則身修而允德協于下矣伊尹所以望于太甲者得矣承王之休美而無有厭斁伊尹豈誣太甲哉吾以此望之而太甲能行是道足以副其所望揆之人情固應喜而不能自已豈惟伊尹而已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道同道罔不興致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申重也謂伊尹前既反復告太甲至此又重告于王又盡其告戒之意也嗚呼嘆辭也嘆而後言重其事也蓋伊尹以太甲自遷桐之後悔過思庸既復天位伊尹既告以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

以見其喜之之意也。又告以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明后。以見治天下之要在此而已。至此。又恐太甲中人之性。易以流蕩。始雖以遷桐之愧。能自改悔。既履天位。未必不復爲聲色嗜欲之所變遷。故伊尹于是又爲之稱道夫天人鬼神之際。所以禍福吉凶向背者。惟在善不善之間。初無可以常保之理。蓋所以警動其恐懼修省之意。而成其克終之德也。伊尹之意。蓋謂天無私親也。能敬天者。則天親之。不然。則求其親、不親也。民本無常懷也。能仁民者。則民懷之。不然。則雖求其懷、不懷也。鬼神本無常享也。能誠以事神者。則神享之。不然。則雖求其享、不享也。夫民與鬼神無常如此。則人君處天之位。豈不難哉。伊尹既言處天位如此之難。故又言雖難矣。有德則治。無德則亂。故爲人君者。誠能與治世同道。則無有不興。與亂世同事。則無有不亡。治亂興亡。在德不德而已。而所以德不德者。又在所與如何耳。則人君能愼所與。而與治同道。不至與亂同事。豈不足謂之明明之君哉。林少穎謂。治言同道。亂言同事。言治難則亂易也。故蘇氏謂。堯舜讓而帝。燕噲讓而絕。湯武行仁政而王。宋襄行仁義而亡。與治同事。未必興也。必同道而後興。道同則事未必同也。周厲弭謗。秦皇禁偶語。周景鑄大泉。王莽詐作泉貨。紂積粟鉅橋。隋煬洛口諸倉。其事同。其道無不同者。故與亂同事無不亡。此說盡之。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

伊尹上既言天民鬼神無常如此。有德則興。無德則亡。故于此遂言先王成湯。惟知天民鬼神無常如

此。于是勉敬其德。無時豫怠。是以自七十里。伐夏弔民。以有天下。終爲商人之太祖。而克配上帝。所謂克配者。有二說。一說謂湯能修德。故其德足以配天爲君。謂德與天合也。一說謂周家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古者祭上帝必以肇造者爲配。此曰配上帝。蓋是廟爲太祖而克配于上帝也。二說皆通。成湯惟能懋德。故能克配上帝。今太甲嗣其令善之基緒。可不夙夜庶幾鑒視成湯所以懋德者。率而行之哉。伊尹既欲太甲鑒成湯而懋德。又恐其以成湯爲不可及。故又以升高陟遐爲喻。蓋謂成湯之德固高矣遠矣。太甲必欲跂而及之。非一朝一夕可能也。譬之登高。不能自至于高也。自下者始。登之不已。終必至高。譬之行遠。不能自至于遠也。自近者始。行之不已。終必至遠。成湯之德固不可及。積微小而至高大。亦在勤以行之而已。伊尹既告以太甲以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又未必太甲能知其所當先者。故又告之曰。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蓋人君者。下焉惟億兆之所倚賴。一有輕之之心。則乖離之釁生。必難之而後可。上焉有宗祖之付託。一有安之之心。則亂亡之基兆。必危之而後可。蓋民事能思其難。則必能思艱以圖易。天位能思其危。則必能恐懼修省。無一朝之患。人君懋德。不越是二者而已。惟在愼終于始而已。蓋欲愼其終。必于其始愼之。如升高必自下。如陟遐必自邇。愼之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辨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伊尹既言人君懋德。在愼民事。保厥位。又恐其惑于諂諛之言。而德或不終。故又言有言逆于汝心。是

拂耳之言也。拂耳之言。不可以逆己而遂怒之。必以其言而求諸道。使其言果合于道。則固忠直之言也。雖逆耳而當從之也。有言遜于汝志。是順耳之言也。順耳之言。不可以從己而遂喜之。必以其言而求諸非道。果非道。則固諂諛之言也。雖順耳而當拒之也。逆順之際。一斷于道。今也必欲知其道與非道之異。則不過愼思力行之而已。故伊尹于是又嘆而言之曰。弗慮則不獲。欲其愼思也。弗爲則不成。欲其力行也。愼思力行。則慮獲矣。爲成矣。此一人所以元良也。元、大也。良、善也。謂一人大善也。一人大善。則知道與非道之異。故言之逆耳者。不可以情拒也。順耳者。不可以情受。君子在位。而小人不得容其間。此萬邦所以莫不正也。萬邦既正。則天下無不治之事。常人之情。必至于作聰明而亂舊章。矜功能而敗成效。故伊尹所以又戒之曰。治功如此。則爲之君者。恪守常憲可也。豈可輕信辯口之言。而亂先王之舊政乎。爲之臣者。見功成名遂。退其位可也。豈可要寵利。以成功自居。而不退哉。惟君盡君道。臣盡臣道。我商家可以信有休美于無窮。故終之曰。邦其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

伊尹作咸有一德。

此篇謂伊尹致仕告老而歸。又恐太甲執德不固。復怵利欲或變前守。故又作此咸有一德之書以丁寧告戒之。所以終其拳拳愛君之意也。此書名一德。唐孔氏謂。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書以戒之。故經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言己與湯皆有純一之德。欲太甲君臣亦然。故

下文又言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是太甲爲君。故不可不一其德。而亦不可不用一德之臣也。此書所以謂之咸有一德。

咸有一德。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此咸有一德四字。蓋篇名也。書于書序之下。皆揭篇名。蓋常體也。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者。此作書者言伊尹作此書之本意也。蓋太甲居桐。自怨自艾。既終喪。伊尹以冕服奉而歸于亳。還復政事于人君。太甲遂告老而歸。又念太甲欲敗度縱敗禮。習于不義。居于桐宮。改過遷善。然處仁遷義。又未久也。苟一旦履萬乘之尊。嗜欲奪之。難保其不變厥德。于是歷陳天人之應。有德則興。無德則亡。庶幾太甲克終允德。故作書所以言陳戒于德也。自天難諶以下。即伊尹陳誡之辭也。嗚呼、嘆辭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也。諶、信也。天難諶。謂天難信也。天難信者。以其福禍與亡之命初無常也。然命雖無常。而德惟可常。故能常其德。則其位可以永保。所謂常厥德者。謂恪守其德。始終而不變也。故德有常而天命亦有常。苟德且無常。則九有且不可保。況能保天命哉。九有、即九州也。蓋夏商周皆用禹貢疆理之法。以天下爲九域。故言九有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伊尹上既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有常于是引夏桀所以失天下成湯所以得天下者證之夏王指桀也庸常也謂夏桀不能常其德幽則慢于神明則虐于民民怨神怒故皇天棄而不保既又念天下不可無主故鑒視萬方之衆將擇其有天命者開啓道迪之其所以啓迪有命者蓋將眷顧于天而求一德是時惟我伊尹之躬與其君成湯皆有純一之德上足以當天之心故受天明命有此九州之衆遂革夏正而有天下林少穎謂革夏正者夏以建寅爲正湯革之始以建丑爲正是革正爲用商正也革正之事古未嘗有蓋始于湯而武王因之遂以建子之爲正故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說是也伊尹言此謂天命無常有德則興無德則亡桀無德而湯有德此所以伐夏爲天子也欲太甲以此爲戒而勉于德也吳臨古謂人臣言及君也必先君而後己其論成功也必推美以歸于君今曰惟尹躬暨湯則先己而後君曰咸有一德則彼此均敵初無避辭豈伊尹懵于爲臣之禮哉自古論伊尹者多矣惟孟子知其心故號于世曰伊尹自任天下之重夫相湯伐桀救民于水火未足以見其自任相太甲繼湯既立不明則放之桐克終厥德則奉之復辟今告老去位陳戒于德則曰我與先王同是一德上當天心以受天下則其事皆在我也太甲其得忽而不聽乎推此則足以見其自任之實也此說極善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伊尹上既言湯以一德受天命有九有故此又申前意以盡其義言湯所以受天明命者非天之私我商家也惟天之所助者在于一德我有一德故天佑之也其所有九有之師者非商之求于下民也惟民所歸者在于一德我有一德故民歸之也惟天佑民歸者在于一德故德既一則動無不吉德二三則動無不凶蓋德之一則德之吉也以吉德而動豈有不吉者德之二三即凶德也以凶德而動豈有不凶者惟動之吉凶在德之一與二三故繼之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蓋謂德一則吉二三則凶所以不僭差者在人而已惟其在人故天之降災祥亦因其德如何耳天本無心也林少穎謂此書既曰一德又曰常德者惟一故常惟常故一天地所以悠久而不變者亦惟一而常常而一而已伊尹之意蓋謂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謹初至中則稍怠末則漫而不振今太甲雖能處仁遷義于憂患之餘懼其歷年之久遂至豫怠漫而不振此伊尹所以丁寧而堅其意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伊尹前篇既論吉凶之理在德之一與二三于此又戒使不可不自修其德蓋太甲居憂之初其萬幾皆伊尹自任安危治亂伊尹實當之今太甲既踐天位伊尹復正厥辟告老而歸不復以庶政自關則太甲言動之間始足以係天下之治亂故將歸之際不得不盡其丁寧之意謂嗣王太甲新服厥命不可不新厥德也蓋太甲在桐之初未受天命今既復政則始受天命矣受天命而言服天命者謂受命

在身。如衣被其服而在身也。太甲既新受服天命。正欲端本正始。以新天下之耳目。尤不可不新其德。故伊尹所以告于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也。伊尹既戒太甲不可不新其德。于是又言所以能新其德者。惟在終始惟一而已。終始惟一。乃所以爲日新之道也。故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蓋衆人所謂新者。徒謂今日變某法。明日易某令。以數變更爲新。不知聖人所謂新者不然。始乎如是。終乎如是。終始惟在于一德行之既久。則所聞日廣。所見日多。故能日日新又日新也。如天地之運。終古不變。而四時之氣。俄而春。俄而夏。無一日不新也。詩所謂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卽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也。伊尹既言新德之說于上。于是又謂德之所以新者。固在于終始惟一。又本乎得賢以用之。故繼之曰。任官惟賢才。蓋謂凡在朝之官。皆擇賢而用之。或君德之不一。必能左右輔翼。以成其德也。任官既得賢才。而在王左右。若侍御僕從之類。又不可不得其人。故又曰。左右惟其人。蓋賢雖已任官。苟左右非人。則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行。而賢不得安其位矣。蓋賢才所以不可不用者。以爲臣之職。以之爲上。則欲成君之德。爲下。則欲治天下之民。蓋其職在于致君澤民者。此四爲字。皆當作于僞反讀之。惟臣之所職。其大如此。故爲人君者。于任用之際。當視之以爲難。而不可以爲易。當持之以愼。而不可失之于忽。既難既愼。不敢任用非人。于是又與之和協其心。純一其德。同心同德。相與大有爲于天下。可也。故伊尹既言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所以必繼之以其難其愼。惟和惟一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紹先王之祿。永底烝

民之生.

伊尹上既言人君之德.欲純一而不變.當任賢才以爲助.故此遂告之以德無常師.善無常主.欲其併謀兼智.合以爲公.而無偏黨也.蓋謂新其德.無一定之師.凡主于善者.皆在所師也.然亦無一定之主.苟合于一理.而或以成就吾之常德者.皆在所主也.蓋人君惟能知德無常師.而主于善.知善無常主.而協于一.則其心必無繫吝.而兼容天下之善.以成吾一己之德.如是.則賢才必用.而小人必不能間矣.苟爲不然.則必有繫吝.而不以公.則小人得以窺伺而迎合其所好.如此.則偏聽而不能併謀.又何賢才之能用哉.此伊尹所以欲太甲有善卽師之也.人君既能知德無常師.善無常主.則發號施令.而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蓋人君能知德無常師.善無常主.則其心公而不私.不私.則其心一.心一則其言不期大而自大.此人所以知其言之大.因言之大而又知其心之一也.夫人君修德而萬姓咸稱之譽之.則其高明盛大無以復加.上則可以綏安先王之寵祿.下則可以底定烝民之生育矣.故繼之曰.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伊尹前告太甲以一德之說.反復懇切.既已盡矣.故于此又告太甲以觀省之說.知其所觀省.不敢不勉于德也.嗚呼.嗟嘆之辭.嘆而後言也.伊尹之意.謂太甲爲君.誠不可不修德而善政.若以爲不信.當

自以其一時之事觀之。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七廟者。親盡則毀。有德則雖親盡未嘗迭毀。是七世之廟。所以當親盡而不毀者。以其有德也。今太甲但觀七廟至今不毀者。則可知德之不可不修矣。人君以一人之微。君長萬民。而萬民心悅誠服。不敢異議者。以其政之善足以正之也。今太甲但觀此。則又知政之不可不善矣。夫伊尹所以欲太甲修德善政如此之切者。正以君民相須。君不得乎民。則無以使民。非君則無所事。故爲太甲者。正當念君民相須如此。必欲修德而善政。不可以至尊之勢而妄自廣大。以下民之微而狹小之。苟自廣而狹人。則待己甚厚。而待民甚薄。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意。民不得自盡其意。則怨上之心生。而君民之情離矣。君民既離。則君無所使。民無所事。上下相貳。何以成其功哉。故曰。民主罔與成厥功。蓋非特君無民則無以爲君。民無君。則亦無以爲民矣。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自此下亡書序也。咸有一德篇。至民主罔與成厥功而止。沃丁、祖乙諸書。篇第正在咸有一德之下。正經既亡。故安國附其序于此書之末。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此沃丁書之序也。蓋孔氏謂沃丁太甲子。既葬伊尹于亳邑。咎單忠臣。以沃丁愛慕伊尹。遂訓揚伊尹所行功德之事。史書序之。故作書而名曰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此咸乂

四篇之序也孔氏謂尹涉是伊尹子太戊是沃丁弟伊陟輔相太戊于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而桑穀共生之故爲不善之祥伊陟以桑穀贊告于巫咸史氏錄其言故目曰咸乂凡四篇乂治也告巫咸以自治之說也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二篇之序孔氏謂桑穀之災伊陟既贊于巫咸二人先其議論然後告君故其君太戊遂又以其事贊告于伊陟史錄其事故目其書曰伊陟曰原命蓋太戊告伊陟則亦告原命故有伊陟又有原命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爲文原是臣名以言命原故名原命如冏命、畢命也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此又是三篇之序也孔氏謂仲丁太戊子自亳遷于囂陳其遷都之義故作仲丁河亶甲又仲丁之弟自囂遷居于相作河亶甲亦陳遷都之義也或言遷或言居不同者廢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其實一也祖乙又河亶甲之子亶甲居相至祖乙又遷居耿其後耿地爲水所毀故作祖乙必言爲水圮壞之事也孔氏此數說皆順序立說未敢盡以爲然姑存之而已唐孔氏又謂盤庚言于今五邦及數之惟亳囂相耿四處而已則知祖乙圮于耿必是毀于耿更遷他處盤庚又自他處遷于殷耳漢孔氏謂圮于相而遷于耿既與序書言異又不合五遷之說竊謂唐孔氏此說無據雖能辨正漢孔氏之失而自亦不免于失故不如林少穎之說爲長少穎之說見下

尚書詳解卷十三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自契至成湯八遷自湯至盤庚又五遷所謂五遷者蓋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盤庚又遷亳故此序言盤庚五遷蓋謂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彼唐孔氏不知此五遷之說乃謂據經只有四遷則祖乙必自耿遷他處盤庚又自他處遷亳不從耿遷亳此蓋弗深攷之過也林少穎謂祖乙自相遷耿其地泉溼爲水所圮欲遷他所而重勞民遂留于耿及盤庚卽位而民之被墊溺爲甚謀遂遷于亳殷故此序所以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亳卽湯所都之邑也殷亳之別名周希聖謂商人稱殷始此以前惟稱商而已自盤庚旣都亳于是商殷兼稱或單稱殷也盤庚遷殷而民皆咨嗟相怨者蓋耿地乃漢皮氏縣之耿鄉其地沃饒而障塞易以致富富家巨室居之旣久皆總于貨寶今雖爲水所圮而皆偸上從康不可教訓至于閭閻之民則皆苦于蕩析離居而罔有定極盤庚于是謀居于亳蓋擇高燥地而居之也是舉也是小民之利而富室之所不欲故唱爲浮言以搖動小民之情乃咨嗟相怨而不欲遷盤庚于是登進厥民告之所以遷都之意且戒羣臣無扇浮言以搖惑斯民之視聽使羣臣不敢肆爲過犯之言而民皆樂從以遷此盤庚三篇所由以作也以三篇皆是告臣民之言而告之

之目有先後。故分爲三篇。而以上中下別之。唐孔氏謂此三篇。以民不樂遷。開釋民意。告以不遷之害與遷之善。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已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人心。故其辭爲切。中篇民已稍悟。故其辭略緩。下篇民既從遷。故其辭益緩。此說是也。彼王氏乃謂上篇告羣臣。殊不知盤庚斆于民。則未嘗不告民也。中篇告庶民。殊不知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則未嘗不告臣也。下篇告百官族姓。皆强生分別。攷之于經。一無所合。未可從也。

盤庚。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適。之也。盤庚將遷于亳殷之地。而民不肯之亳殷所有之邑居。盤庚于是率籲衆感出矢言以告之也。籲。呼也。與無辜籲天之籲同。矢。陳也。與夫子矢之之矢同。蓋呼率衆憂之人而出陳其誓言以告之也。我王。指祖乙也。言祖乙自相來居于此耿地者。其意將以安國勢。定民居。重其民而不欲盡置之死地也。劉。殺也。故言重我民。無盡劉。猶言重我民。無盡置之死地也。然祖乙之初。雖欲安國定民。奈何居之既久。其地潟鹵墊隘。民不能相正以生。故我今日謀欲徙遷殷者。乃所以安爾衆也。非勞爾衆也。又況今日之事。又非盤庚私意。蓋我有是心。以是心而稽之于卜。而卜之所言。果曰如我所欲遷。則是盤庚之遷。非私意矣。故繼曰卜稽曰其如台。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

烈若顚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盤庚上既言今日之遷乃稽諸卜者如此故此遂言先王遷都之事以見所遷出于不得不然非好生事煩民也服事也謂我商家自成湯以來凡有所事無不欽愼天命所在未嘗好爲多事然猶不能常安其居自湯至今且五遷都矣則遷都之事豈得已而不已乎盤庚既言先王遷都出于勢之不得不然故遂言我今日所都耿地爲水所圮是天命已有一定不易之斷矣天命既有一定不易之斷儻盤庚不能順古先王遷都之事而視民利用遷則是不知天之斷命天命且不能知況能從先王之烈若顚木之有由蘖乎烈業也顚木木之仆地者也蘖木之牙也蓋亳邑成湯之舊邑成湯所以成商家莫大之業者實在于此其後嗣王去亳遷于他邑則亳邑廢矣如木之已仆也盤庚謂我若不順故事而遷都亳邑則天命且不我居況能承先王成功之故地而居使亳邑既廢如木之顚仆而復生牙蘖乎盤庚言今日若不遷則上違天命下廢先王之業故于下遂言我今日遷都非有他也天將永我商家社稷無窮之命于此新邑使我于此繼紹復興先王之大業以安定四方而已故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盤庚三篇雖曰上篇作于未遷時中篇作于將遷時下篇作于已遷之後然上篇亦不是未遷時一時

之言。觀此篇上既言盤庚率籲衆感出矢言。此又言盤庚斁于民。則知非一時之言矣。林少穎謂。耿地瀉鹵。有沃饒之利。不利閭閻小民。而利富家巨室。盤庚將遷。始于富家巨室不悅。故扇爲浮言。以簧鼓斯民。至其中。則小民亦皆咨怨。不適有居。雖其間有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往往又爲在位所沮難。不能自達于上。當此時。如人之身。風邪入其肌膚而亂其脈絡。關竅閉塞而不通。苟不能究其所以受病之處。而徒攻之以毒藥。與病勢爭于閉塞之間。則將有不可測者矣。故盤庚當未遷之時。于是推原其受病之處。謂民之所以未諭者。本于富家巨室謀利自居。傲上從康。不能率典法。而肆其巧言。以煽惑愚民。使欲遷之心鬱而不伸。故其斁于民也。必自有位者始。然雖自有位者始。亦非作一切新法以整齊而脅從之也。乃使之用常舊服以正法度。所謂常舊者。故事也。服事也。蓋先王之時。其遷都已有故事。今在位者。但以先王遷都故事正法度。率民以遷而已。既使之用故事以正法度。然又恐其憚于遷都。于民之欲遷而以言箴上者。乃遏絕之。使不得上達。故又告之使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蓋耿地瀉鹵。不利小民。必有欲遷者。民欲遷而上未遷。則必有箴規之言。故盤庚于是使在位者不得隱伏而遏絕之。使不得上達也。此蓋史言先總序其大意。以表見當時上下之情。所以既壅而復通者。皆盤庚能審人情之變而處之其得當也。史官既總序盤庚作書大意。故此下遂載當時告教之言。王命衆悉至于庭者。謂命羣臣及庶民皆至庭。聽告戒也。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者。謂臣民既至。王于是告之曰。來爾衆。予告汝以今日所以訓飭汝之意。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猷、謀也。謂爾衆所以不從我以遷者。

以各有私心。有私故有蔽。惟能謀去汝私心。不爲物所蔽。則必能明利害之實。而不至于傲慢上命。不肯徂遷。而自從其苟安之私志也。林少穎謂。天下利害。不難知也。人惟心平氣定。不爲名所惑。不爲利所怵者。類能知之。惟心之所存。惑于利害之私。將見利而不覩害。利害實亂之矣。遷之利不利。在盤庚時。可一言而決矣。惟羣臣貪沃饒之利。習奢侈之欲。二者接乎胸中。故傲上從康而不自知。此盤庚所以必告之以汝猷黜乃心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盤庚既告其臣。使黜其私心。不得傲上從康。故此遂稱先王之時。其臣從其命令。無敢違者。古我先王。蓋泛指成湯以下。凡商之賢君也。舊人。亦泛指先王之臣也。蓋言我先王謀任舊人。與之共政。故當時爲之臣者。于先王播告其所修之政于天下。皆能奉宣德意。未嘗敢隱匿其指。故先王大敬其臣。然臣雖曰奉宣德意。未敢匿指。然亦未嘗有一言失于過逸。足以扇惑民聽。故當時非特君敬之。而民亦大變。所謂變者。蓋變其所爲而從上之所爲也。盤庚之意。蓋謂先王之時。其舊臣所以爲先王所敬者。以其不匿厥指也。所以爲民所從者。以其罔有逸言也。一說又謂。先王謀任舊人。故舊臣于王有所播告。皆能奉宣而無隱匿。惟其如此。故先王在上。但恭己正南面。大敬其爲君之道而已。雖未嘗有過多于言辭。而民已變而從化矣。此說亦通。盤庚言此。蓋謂先王之時。于上所欲爲。皆賴其臣之布宣而奉行

之。今我雖有臣。乃不能然。故繼言。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誕。蓋謂今日之遷。汝衆當率民共往。而乃聒聒然。肆爲多言。務爲險膚之說。起信險膚。我意尙不知汝所說訴者果爲何事。況望汝奉宣吾意而不匿厥指乎。險、謂利口相傾者。膚、謂淺近而不由中者。二者皆誕妄無實之言。乃欲以此取信于流俗。卽所謂而胥動以浮言者是也。王氏謂。不夷爲險。不中爲膚。此說是也。盤庚旣責羣臣不能如先王之臣奉宣德意。乃以浮言惑衆。故此又謂。我今日所以致爾衆敢傲上從康。肆爲浮言。非我自荒棄此德。不如先王圖任舊人也。乃羣臣見我寬容如此。乃含茹吾德。玩習恩惠。不畏懼我一人。故敢傲上而不從以遷。汝旣不畏懼我一人。而肆爲浮言。不從以遷。我不于其始萌之時而遏絕其勢。而今乃至于無所忌憚。以簧惑流俗。其至舉國之人皆相與怨咨。不適有居。是我于汝譬如火焉。不于其始焚之時而撲滅之。且坐視之燃。遂至延蔓而不可救。是我之拙謀作成汝之過逸。此蓋盤庚自責之辭也。蘇氏謂。此篇數言用耆老。又戒以無侮老成。以此推之。則凡不欲遷者。皆衆穉且狂也。此說有理。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盤庚上旣言爾羣臣不當傲上從康。故此遂廣譬曲諭。以盡其意。王氏謂。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言下從上。小從大。則治。此申前無傲之戒。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此申前無從康之戒。蓋綱者、網之索也。舉其索。則網之目皆有條而不紊。服田力穡。謂盡力于稼穡之事。則享有秋之利。此蓋能近取譬。謂羣

臣所以扇爲浮言而不遷者惟其儆上從康故盤庚言下之從上能如網在綱則固將無儆矣相率以遷不憚少勞如農服田力穡則固將無從康矣此蓋所以優游厭飫使曉然知利害之實也利害之實如網在綱如農力穡其理灼然故汝羣臣當黜儆上從康之心而施實德于民也蓋羣臣欲民不遷故扇爲浮言皆謂遷則勞不遷則逸皆一時姑息之言非實德也惟率民以遷不恤一時少勞而使之終獲無窮之安逸乃所以爲實德也故曰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盤庚既言施實德于民而又言至于婚友者蓋羣臣之私心所以安土重遷者徒爲婚姻僚友之計初不能爲民深慮故盤庚于是言汝誠黜其私而施實德于民則非特民受其賜而汝婚姻僚友亦被其實德矣此盤庚所以必言至于婚友也汝羣臣既施實德于民而又及于婚友則我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之實所謂積德蓋謂先王之時爾先正之臣率民以遷以施實德今汝又能率民以遷則是有積世之德在民也盤庚既以美言誘羣臣使之率民以遷施實德于民故又責之曰其或不知畏惕無所忌憚公然惑衆使之不遷則是大流毒于遠邇也戎大也謂民遷則有一時之勞而享終身之逸不遷雖目前少安而喪亡無日故不遷乃是大流毒于遠邇也誠如是則若怠惰之農徒憚一時之勞肆然自專不能黽勉以作勤勞之事不肯服事于田畝之間如之何可以獲黍稷之利哉林少穎謂此篇文勢大抵反覆辨論皆相顧成文既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又曰惰農自安越其罔有黍稷既曰予若觀火又曰若火之燎于原其猶可撲滅文雖渙散而意則相屬以是知盤庚之言雖詰屈聱牙不可遽曉然反覆求之于人情甚近也此說

甚善.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旣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盤庚上旣言汝羣臣不肯率民以遷.如惰農自安.終無黍稷.故此又責之曰.汝自今已往.若不能調和其善言.以曉喩百姓.而使之必遷.而徒扇浮言以惑民.則是汝自生毒.蟄至于敗禍姦宄.以自取災害于身.而已.蓋遷都之計.上合天心.下從人欲.必非羣臣所能沮.再三訓誥不從.則刑罰及之.是汝所以至于敗禍姦宄.皆汝自取災害.非我一人不忍也.故盤庚所以又言.乃旣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蓋謂民愚無知.所賴以訓迪使知遷都之利.實惟汝臣.今旣不能和吉言于百姓.而扇浮言以鼓惑之.則是汝自以毒爲民之先.故我罰之.亦理當然.然當此時之後.奉持其痛而思悔.則雖悔之.其于身何所及哉.盤庚言此.蓋謂汝前日不使民遷.我固綏汝之罰.今若更不肯遷.則我罰及汝.如痛已切體.雖悔無及.固當悔之于未然之前也.

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盤庚上旣儆羣臣.謂汝若不遷.則罰及爾身.弗可悔.故此又言.小人于口舌言語.尙不敢妄發.今爾羣臣乃敢肆爲浮言.是小人之不若也.相視也.與相在爾室之相同.儉人.小人也.盤庚謂.我相視一時小人.或事有不如意.而懷不自已之誠.發箴規之言.猶且相顧視.不敢妄發.則或以口過取禍.彼小人于

箴規之言。猶畏如此。矧我萬乘之主。生殺之柄。在吾掌握。寘制汝短長之命。汝苟以遷都非利。何不入告于我。而乃相搖動以浮言。以此言恐動沈溺于衆民。肆吾無忌。如此。是險民之不若也。盤庚既言羣臣肆言無忌。曾小人之不若。故又言汝今日以浮言惑人。其勢熾盛。如火之焚燎于原野。其勢雖不可嚮近。而猶可以遏絕。而我之威權。亦可陷汝于刑戮。而止其妄說也。爾羣臣若果肆言不止。則我以刑戮加汝。當是時。則是汝衆自爲不善之謀。所以陷于刑戮。非我一人之咎也。故曰。則惟汝衆自作不靖。非予有咎。陳博士謂。盤庚責羣臣不欲遷。何不告我。然卽所不欲遷者以告盤庚。則盤庚將自中輟乎。曰。可否相濟。君臣之常。使其告也。則盤庚尙得而開諭之。惟其不告而以言惑人。此所以難化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遲任。古之賢史也。盤庚上既言汝羣臣不能率民以遷。我將有罰及汝。又恐羣臣以盤庚爲濫刑。故此又言。我惟用舊人。爾皆係舊人子孫。我豈敢妄罰汝。但恨汝不能用我命。故自速其辜爾。蓋盤庚所告者。大抵皆世家巨室。故舉古賢史遲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器舊則弊。弊則必易新者。而人則不厭舊。用舊人。非如器之貴新。古我先王。與汝祖父。相與同其勞逸。則汝羣臣皆舊臣之子孫也。予豈敢動用非罰以加于汝身哉。于是世世選用爾之勞績。未嘗敢掩蔽爾善者。蓋所以盡耆舊之意也。然雖不掩爾善。苟汝不忠于國。而傲上從康。則我亦不敢以非德厚汝。而不加

以刑也。故又繼之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大享。謂大烝之類。言我祭享于先王之廟。爾祖亦從而與享。善則作福。不善則作災。未嘗容私于其間。則爾之敢于傲上從康。先惡于民。以自災于厥身。予其敢動用非德而赦汝哉。言罰之與德。皆簡在先王與乃祖之心。而非我之敢私也。林少穎謂。此雖言器非求舊。惟新。而盤庚舉此。但以證人惟求舊。爾故下文繼以古我先王。既勞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以至不敢動用非德。文勢首尾實相貫穿。無取于器非求舊。以爲新邑之喻。若蘇氏謂。人舊則習。器舊則弊。當使舊人用新器。我所以從老成人之言而遷新邑。此皆求之之過也。詳攷下文。未嘗有遷邑之意。則知少穎之說爲長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盤庚上既言我于生殺賞罰之權。皆簡在先王與汝乃祖父之心。則汝之傲上從康。我將必罰無赦。故此以遷都之定計告之。遷都之計。非不善也。但汝衆臣執志不堅。故以爲難耳。故盤庚于是告之曰。今日之事。其難者不在乎他。如射之有志。所謂射之難者。志于鵠而已。能志于鵠。則雖難無有不中。遷都雖有一時之勞。爾羣臣苟執其一定之志。則功豈有不成哉。故爲今日計。當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謀爲長久之計。可也。蓋盤庚之遷。將以避害就利。則當時能深思遠慮之人。必有以遷爲利。以不遷爲害者。詳攷此篇。則盤庚之遷。其不欲者。特世家巨室。所謂老成人與小民。無不欲遷也。其所以怨咨者。特一時浮言所惑耳。故盤庚于是告羣臣。使之不以老成人爲昏耄而侮之。不以幼孤之人爲不能自

立而弱之。惟酌諸老成與小民之言。則遷都之利害決矣。此即所謂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者。能不悔老成。不弱孤幼。則必能各思長久于所居。而勉出其力。聽我一人之謀。而相從以遷也。此所以又繼之曰。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上既飭羣臣。使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故此遂以賞罰儆之。謂聽我言則賞。不聽則必罰無赦也。無有遠邇。謂待臣無有遠近。待之如一也。所謂待之如一者。謂爾衆不能助我遷而胥動以浮言。則是用罪者也。用罪則不問遠近。凡有死之道者。皆伐之。能助我以遷。而敷賁德于民。則是用德者也。用德則不問遠近。凡有善之道者。皆彰之也。曾氏又謂用罪、猶言用罰也。用罰以伐其有死之道者。用德、猶言用賞也。用賞以彰其有善之道者。二說皆通。盤庚上既言汝衆助我遷則賞。不助則罰。故誘之曰。今日之事。汝勿謂吾濫于賞罰也。遷之而邦善。則是爾衆能黜其傲上從康之心而從我以遷之功也。若其不善。則罪不在汝。乃我一人有佚罰以致之。蓋有罪不罰。與罰不當罪。皆佚罰也。盤庚言此。謂我以賞罰勸戒臣民。使之必遷。則遷之不善。誠盤庚之妄用賞罰也。盤庚既以功歸臣下。以罪歸己。故遂飭之曰。凡爾衆其惟致告。蓋出令者君也。推君令而致之民者臣也。今盤庚既自任遷都之責。謂遷苟不善。罪在一人。于是所以責羣臣而使之致其告戒之言于民也。盤庚既使羣臣致其所告于民。不

得復鼓浮言。故又飭之曰。自今以往。至于後日。惟當各自恭敬汝所致之事。整齊汝所居之位。以法度制節汝口。使無復肆爲浮言。不然。則吾有罰以加爾之身。汝欲悔而不可也。唐孔氏謂盤庚上篇之言切。是也。少穎謂居人主之利勢而生殺予奪之權在于掌握。言出于口。則羣臣百姓憚其威。畏其命。無敢違者。今盤庚之遷。羣臣乃傲上從康。肆爲浮言以逆上。今使盤庚以人主利勢而與之較。驅之以刑罰而使遷。則誰敢違者。今乃反覆告諭。若是之甚。不忍加刑罰于臣民者。蓋得天下在得民。得民在得心。得心之道。在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耳。今盤庚之遷。乃欲聚民所欲。去民所惡。苟先以勢力與較。則失民之心。雖强之使遷。天下自此危矣。故甯爲優游不忍之辭。以開諭其心。使知吾之意在于去所惡。聚所欲。則不失民心。而不害其所以爲遷。此盤庚所以大過人也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林少穎謂。盤庚三篇之作。先後不同。故史官析爲三篇。而每篇之首。必志其所作之時。以爲之別。上篇言盤庚遷于殷。至出矢言。中篇言盤庚作惟涉河。至咸造勿褻在王庭。下篇言盤庚既遷。至綏爰有衆。皆志其所作之先後也。然則此篇必言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者。蓋盤庚上篇丁甯反覆告其民以遷都之意。則臣之傲上從康。不可告訓。與民之相與咨怨。不適有居者。

矧能自悔而遷都之謀決矣于是將與之涉河以遷焉故言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作有行意詩言與子偕作與子偕行則行與作蓋一義耿在河北亳在河南故其將行必自北渡河而南也盤庚將行又恐民情好逸惡勞樂因循而憚改作猶有弗率者于是乃以話言陳說其向來不率之狀將以大告其民而用其誠信于爾衆故曰誕告用亶其有衆亶者信也子夏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盤庚之意蓋謂遷之而誠信未著于民則强之而已是厲民也此盤庚所以必用亶于有衆也盤庚既用誠信于衆于是致萬民而使咸至于外朝且使之不得褻瀆而傾聽上令也盤庚既使之勿褻在王庭于是乃升進其民而告之自明聽朕言以下卽盤庚登進告戒之言也蓋盤庚將出話言恐羣臣聽之不誠故先敕之汝當明明以聽我之言不可復如前之荒怠而遺失我今日之教命也下文卽所出之教命也所謂無荒失者無荒怠而失此教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盤庚上既告臣民使之明聽朕言故此遂嗟嘆而書之古我前后謂盤庚以前諸君或指商以前而言不特成湯祖乙等也蓋下文言殷降大虐先王不懷既是指湯而言故知此是指商以前諸君也盤庚謂往古我之羣后凡有施爲無不惟民是承承如使民如承大祭之承承之爲言奉也無不惟民之故而奉以周旋也惟前后能惟民是承故爲之民者亦保后胥慼所謂保后胥慼者蓋保衞其后而相與

同其憂感也。子和張彥政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則憂民之憂者。保后胥感。則民亦憂其憂也。惟前后能惟民是承。而民又能保后胥感。君民相與如此。故當時舉事無不浮于天時。浮于天時有二說。張彥清舉浮如物之浮水。東西南北。無不惟水勢是適。無所底滯。今先后之君民相與如此。故凡有爲有行。未有不順于天時。蓋謂天時可行。在我不敢强止。天時當息。在我不敢强作。此之謂浮于天時。林少穎則又依蘇氏。謂浮爲勝。謂古者以過爲浮。浮之爲言勝也。言君民相與同憂如此。故雖有天時之災。皆可以人力勝之也。此二說皆通。盤庚上既引言先后君民之間相與如此。卒能浮于天時。故此遂言我商之先王惟知此理。故天降大罰于殷。如仲丁在囂。河亶甲在相。祖乙在耿。皆迫于禍災。不能自已。故先王于是不敢懷居。故邑于是見幾而作。視民所利而率之以遷。則先王于遷都之事。非不善也。先王之事既如此。汝羣臣何不念汝所聞于我古先后之事。其所以遷者。大抵敬汝民而承之。使汝相率以遷。而共其喜樂安康之事而已。我之遷都。既欲承汝而俾汝共享其喜康。則今日之事。非是汝有過咎。近乎譴罰。而遂迫汝以遷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盤庚上既言我遷都本爲民計。非以汝有罪而罰之。故此遂言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

志。顧、呼也。與無辜顧天之顧同。盤庚謂所以呼召爾臣民。進而教告。使之懷安于此新邑者。非我一人之私計也。亦惟爾臣民蕩析離居之故。是以擇利而遷。將以大從爾志也。林少穎謂。盤庚之遷。民咨胥怨。今乃曰不從厥志何哉。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同然。亳邑之遷。實斯民之利。惟其爲浮言搖動。故誦于口者咸有不樂之言。若有幡然而改。以其利害安危之實而反求于心。則固知遷之利。不遷之害矣。是盤庚所謂從厥志者。正蘇氏所謂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同然也。惟盤庚不從其口而從其志。故言爾雖怨咨未已。我于是試與汝共遷。以安定厥邦也。既言今日之遷。將以安定厥邦。故遂責之曰。我心憂念爾衆如此。汝乃不能憂念我心之所困病者。在于民之不遷。方且相與怨嗟。不宣布爾之腹心。敬念以忱誠感動我一人。如此。則是汝自受困窮。自取病苦而已。譬如舟之載物。不以時而濟。則將臭敗其所載。蓋耿地潟鹵。不以時遷。則沈溺無所不至矣。故又繼之曰。爾忱不屬。惟胥以沈。屬、逮也。蓋謂汝不能以忱動于一人。是爾之忱誠有所不逮也。忱誠不逮。則失可遷之時。而相與及于沈溺之患矣。如此。則是汝之所見。進退無所稽攷。徒自肆其忿怒不遜之意。果何時而瘳也。故曰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盤庚上既言汝衆不遷。是退無所稽攷。徒自肆其忿怒。何時能已。故此遂言。汝所以自肆忿怒者。以汝

不爲長久之謀。思其不遷之災。是汝自勸勉于憂愁之道也。所謂自勸勉于憂愁之道。卽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者也。惟汝衆皆自勸以憂。是汝有今日目前之小利。無後日久長之計也。無久長之計。則禍患將至。何以得久生在世之上乎。此蓋責其不能遠慮也。盤庚旣責其不能遠慮。故又告之曰。汝雖不能遠慮。無意于遷。然其意已決。命汝之言已一定而不易。汝當傾心一意。順從以遷。不可復鼓浮言以惑衆聽。若鼓動不已。則如穢惡之物。今幸沈伏在下。不可攪動。若攪動之。則是起穢。非特臭及他人。亦所以自臭。譬如浮言。昔時鼓動。今幸稍息。民有從遷之意。不可再鼓。若再鼓。則非特害民。而汝羣臣亦自害也。盤庚旣責羣臣。使不得起穢自臭。故又告之曰。我所以再三如此訓飭汝等者。實恐其中有人徇其私利。不顧國家大計。則倚託汝之身而迂僻汝之心。使怨嘆而彼得以爲辭。故予所以再三訓飭不能自已也。殊不知我所以再三訓飭于汝者。實以遷都之事。將永汝命于新邑。故我順天意而從事。將迎合天意。續接汝命于天也。我豈以威脅汝哉。凡欲奉養汝衆而已。故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不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盤庚上旣言今日遷都。將以迓續民命于天。汝衆不可不遷。故此又以鬼神之際禍福之理儆之。盤庚

謂我思念我先神后自湯至祖乙諸君勤勞爾先祖擇民利而率民以遷故我所以今日大進用汝于列位者將用以綏懷汝使汝各得其所且視我無忘先世之德也我意既如此苟今日之遷不能明愼刑政率民以遷則是失其政也既失其政而使臣民皆久陳于此耿邑以速沈溺之患則無以慰我先王與爾祖之心故我商之高后乃赫然震怒于上天大重降其罪疾于我曰耿地圮壞如此汝何虐害吾民而不視民利用遷乎我不能率民以遷則高后固降以罪疾汝若萬民不以生生爲念與我一人謀同其心相與以遷而乃肆爲浮言以鼓惑天下則我商之先后又將大降罪疾于汝衆民曰耿地如此汝何不與我幼小之孫有所親比相與共遷乎此皆是我先王有明爽之德在天見汝衆民傲慢不從故有罪疾自上天而降加罪于汝汝于此時不知以何辭導迪于天而自免其罪疾乎故曰汝罔能迪所謂幼孫者盤庚自抑之辭也盤庚言此蓋以商人尙鬼故以禍福恐動之也林少穎謂盤庚三篇言神后皆指自湯而下至于祖乙凡遷都之主也而稱謂不同者特變文耳亦猶舜典言蔡祖文祖本無異議而先儒乃以爲指湯而言其說非也按下文云古我先后與殷降大虐先王不懷皆是泛指遷都之君此文與上意實相連接安得以爲指湯乎況此文指臣民之先世皆云乃祖乃父而盤庚之世距成湯遠甚其臣民之祖父無有逮事成湯者以是知所言神后高后先后大抵泛指遷都之主不特指成湯一人而不及其餘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

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不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盤庚上既言汝衆不與我同遷。則我先后必加罪疾于汝。至此又恐臣民以爲先王雖欲罰我。而我先祖父豈不欲救我哉。故盤庚于是又言汝先祖父必不救汝之意也。盤庚謂古我先后。既以遷都之故勞爾祖父。故我于是用汝爲我容民畜衆之官。所以答爾祖父之勞也。今汝爲吾畜民之官。乃有戕賊吾民之意在汝之心。蘇氏謂。則、象也。有戕民之象見于心。汝既有戕民之則在心。則我先王惡汝。必罰于汝。必先有以慰汝祖父之心。使之不得救汝。惟我先王有以安慰汝祖父。則汝之祖父亦將斷絕而棄汝。坐視汝受先王之罪疾以致死而不救也。然此特坐視先王之罪不救而已。若夫我國家或有亂政之臣。締交立黨。同在列位。不以天下國家爲念。眷戀耿邑之沃饒。備具兼有貝玉。惟知貪冒貨賄。莫知紀極。則汝祖父不特不救而已。且將大告于我高后。使我高后作爲大刑罰以及其子孫。開導啓迪我先后。大重降其不祥之事以加乎其身矣。貝、水虫。古人取其角以爲寶。如今用錢。玉卽寶也。盤庚言此。蓋深戒羣臣。使之知鼓動浮言不肯遷都者。不特先王降罰。祖先不救。而祖先且將勸導先王。大降誅罰以及其子孫也。林少穎謂。鬼神之理。藏于幽冥杳忽之間。不可以形容想像求。今盤庚與臣民言其遷都之意。而及先王與臣民之祖父所以相告語。與夫所以震怒不悅而降以罪戾之言。無所不至。豈人之死也。其君臣父子相與處于鬼神之域。蓋自若也。無乃近于男巫女覡之見哉。蓋達于至理者。然後能知鬼神之情狀。盤庚之遷。所以奉承先王之心。而臣民傲上從康。不可訓誥若此。必以爲先后

震怒而不赦者。蓋盤庚極其理而推之。知鬼神之情狀。故其言雖若親與鬼神相接。而不爲厚誣也。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不易、釋文作以鼓反。今當依鄭元作如字讀。盤庚上既以鬼神之情狀告之。使知所畏懼。不敢不遷。故于此又嗟嘆而言。所以決其計也。盤庚之意。蓋謂今我遷都之謀。慮之已熟。故所以教告于汝者。已不可變易。汝當長敬此愛恤之事。與我同憂。其憂不可相絕遠。而使上下之情不通也。蘇氏謂。遷國、大憂也。君臣與民一心一德。而或相絕遠。則怠矣。此說是也。君臣與民既不可相遠。故汝臣民須當分謀而念所以遷都之事。所謂分謀者。謂各以類相與謀也。既言分猷念以相從。又言各設中于乃心者。盤庚之意。謂汝臣民今日所以不肯遷都者。緣各有私心。故爲浮言之所惑。今欲以類相與謀其遷都之事。要當各設中正于乃心。則其心正而無私。則浮言不能入矣。其或有不善不道之人。覆違顚越我之教命而不恭敬者。徒欲在此舊都時暫逢人而行姦宄之事。如是之人。皆不能設中于乃心者也。故我于是論其罪之輕重。輕者則劓割其鼻。重者則殄滅之至于死。無所遺漏。而再得生育之道。所以如是者。蓋以傲上從康。教告至此。猶不知化。是頑囂不可話言者也。盤庚不欲使得易種于茲新邑也。唐孔氏謂易種。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故盤庚所以絕其惡類。不使變易其種類于此新邑也。盤庚既告臣民。謂不肯遷者。我必誅不赦。故又飭之曰。汝衆須期于必往。能往。

則能厚其生生之理。惟往于新邑而可以厚其生生之理。故我于是將涉河。試與汝衆遷于亳都。以永長建立爾之家。使汝子孫長享其生生之樂也。故曰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林少穎謂。此篇既遷之後。盤庚恐民未盡諭其遷都之意。故又爲之反覆告諭。以申前篇之義。蓋其愛民惻怛之意。實充于中。故優游寬大之語。自然發于外也。盤庚之遷始也。臣民傲上從康。咨嗟胥怨。君臣上下之道。判然而離。終也。乃不變一法。不戮一人。而臣民莫不中心悅服。樂以從上。無黽勉不得已之意者。蓋盤庚發言能順民所欲。而利導之。故能定天下難定之業。斷天下難斷之疑。史官採討未遷之前。與既遷之後。所以與臣民言者。以遺後世。欲使爲人君者。知舉大事。決大謀。而臣民未敷。則所以曉諭之者。當如此也。然則此篇之首。必言盤庚既遷者。謂既渡河而至于亳邑也。奠厥攸居者。謂既至亳邑而君民各定其所居也。乃正厥位。先儒皆謂正郊廟社稷之位。然不應既遷之後而後定此位。如成王營洛。必先經營位成而後成王至新邑。若使盤庚既遷而後定位。則上而宗廟有暴露之患。下而百姓亦有徭役之困。非古遷都之道也。然則此所謂正厥位者。乃既定君民所居。于是正君臣之位。登進于朝。與之論遷徙之勞而安慰之。故繼之曰綏爰有衆。言論其遷都之意以慰其心而安此有衆之

情也。自無戲怠以下。卽盤庚紹爰有衆之言也。盤庚之言。謂汝衆旣遷此新邑。當黽勉赴功。務爲勤勤不匱之事。以圖長久之計。不可以遊戲怠惰而生驕奢之心。遂至速禍災。使大命顚覆不存。咸當懋建大命。可也。盤庚言此。蓋祖乙圮于耿。乃天將永民命于新邑。故我之迓續乃命于天也。今旣遷矣。則我所以續其命者至矣。在爾民故當勉以自立其命。盤庚旣告以無戲怠懋建大命。又言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者。盤庚謂我今日旣遷。我其敷布我心腹腎腸。不匿厥指。徧告百姓以我所遷之意也。罔罪爾衆者。謂昔日未遷。我諄諄告汝以不遷。則必罰無赦。所以如是者。凡欲以去其傲上從康之心。無肆其讒慝。以敗國家之大計而已。今爾旣從我以遷。則我不復罪爾衆矣。我旣不復罪爾衆。則爾衆須當安居樂業。無以旣遷之後。遂共爲忿怒相與協比。肆其讒言。以毀我一人也。故繼之曰。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盤庚上旣言今日遷都已定。爾衆不可共肆讒言。故此遂言先王所以遷都之意也。古我先王。指成湯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莫能安定。湯欲增廣前人之功。于是復居于亳。依山附險而居。按立政三亳。鄭氏云。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則知此言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者。蓋指成湯遷亳。所以大契之

功也。以亳邑依山。故言適于山也。林少穎謂。耿地潟鹵。不利稼穡。民多舍本趨末。惟亳邑依山而居。土高而地瘠。其民皆知力穡。故湯居亳。民當伐夏之時。猶有不恤我衆。舍我穡事之言。則居亳而民務稼穡也。可知。惟居耿則趨末。居亳則務本。此盤庚所以必欲法先王適于山而遷于亳邑也。既言適于山。又言用降我凶德。豈適山果可以降凶德耶。蓋適山則敦厚務本而勞。勞則善心生。善心生則吉德升。而凶德降。蓋驕奢淫佚。皆凶德也。惟適山則可以降凶德。此成湯所以能成其美功于我國家也。故曰嘉績于朕邦。盤庚既言先王成湯。欲大前功。故遷亳依山而居。將欲降凶德而成美績。故此遂言耿地不可居之意。蓋以耿地乃潟鹵之地。我民用搖蕩分析。離其所居。無有定止。是將陷于凶德而莫之拯救。故我之遷亳。亦欲效我先王之適于山也。今之臣民。乃謂我何無故震動萬民以遷都之勞。是何不體吾意之所向也。又況今日之遷。非我之私意。乃上帝以我高祖成湯盛德大業。將使其子孫復興其業。故祖乙之圮于耿。乃降亂于我家。將以啓吾遷都之謀也。此言亂越我家。正如路溫舒言禍亂之作。天將以開聖人。惟上帝欲復成湯之德。故使民蕩析離居。而以禍亂啓我國家。故我今日所以能篤敬而恭承民命。以永宅于此新邑也。遷都而言承民命者。蓋遷都之謀。天使永民命。而君則敬承之。正如上篇言迓續乃命于天也。盤庚既言遷都之意如此。故又告之曰。今日之遷。爾衆不欲。而我欲之。非我幼冲之人敢廢爾卿士大夫之謀也。爾皆儆上從康。其謀不善。故我不用。爾若善。則我無有不用也。故繼之曰。弔由靈。弔、至也。由、用也。靈、善也。言至誠用善謀也。然則今日之事。爾不欲而我必遷。蓋不敢違

卜將以恢擴宏大我商家莫大之業而已故繼之曰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
居敍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邦伯一邦之伯蓋諸侯也師長衆官之長蓋六卿也百執事之人則凡執事之小臣乃六卿之屬也盤
庚前反覆言遷都之意備矣故此又嗟嘆其事呼衆臣而勉之使之既遷之後各勉力于國不可復徇
于私也盤庚之意謂今日之遷乃吾所深憂不得已如此今既遷矣爾邦伯師長與百執事之人庶幾
憂吾之憂而加惻隱之心不可復如前日鼓動之時誠能惻隱則我將勉力簡拔賢才以輔助於爾與
其同心協力念以欽敬我之衆民然我之用賢亦不敢輕苟徇貨財我不任也但能果敢而敬於生生
之道者與相鞠養於民者與能謀人而保安其所居者如此之人我則敍其勤勞而欽敬之非此我不
用也盤庚此言蓋以前此富家巨室所以不肯遷皆緣總於貨寶故安土重遷今盤庚恐其既遷之後
復總貨寶念耿邑之儲畜怨積於中而不恤國事故以好貨自私者則不用能厚民生而安養於民者
則用之如此則在位之君子庶幾不敢念前日之貨寶而盡瘁於國家矣盤庚告之之意如此又恐其
未明己意故又告之曰今我既進爾而告爾以我志之所順與不順者所順者則既遷之後能念國家
而施實德於民者也所不順者則既遷之後惟念貨寶而不恤國事也盤庚謂我進爾而告爾以我志
之順與不順我之言無有不敬未嘗敢戲言故爲爾衆臣者須當體我此意不可復總聚貨寶惟以是

厚民生生之業自用其心以此而敷布德澤于民不特今日行之而明日則變之也長任此心而不變可也故曰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蘇氏謂盤庚遷都民怨誹逆命而盤庚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覆告戒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商所以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自用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不辨誠哉蘇氏之言也故特表而出之

尚書詳解卷十四

說命上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夢得說論者多矣周恭叔謂高宗卽位甘盤遯世朝多具臣傅說賢而隱于版築之間一旦舉而用之天下未盡厭服故託夢得以旁求于天下置諸左右如天所授則羣臣莫敢疑然後傅說之道得以行若不素知其才而以夢取之則與後世按符命用人何異據周氏此說則高宗之夢非眞夢如是則高宗亦僞矣以僞待天下豈所以爲高宗乎沈光朝則謂高宗之夢則有之矣高宗舊勞于外人之賢否無不知之則傅說之賢高宗知之必矣旣知其人之賢而思有以致之精神之極格于上帝則其所夢協其所思不必疑也後世不必疑其事之怪誕而美其注意之深則善矣據沈氏之說則是高宗知傅說久矣欲用而未果故形于夢因夢而遂用之夫人君操用人之柄患不知耳苟知則用之在君何知之久而用之不果必形于夢而始用之若使不夢則傅說將老死耶故此二說周氏大不然沈氏則近之而非惟伊川程氏謂高宗至誠思得賢于夢寐故朕兆先見亦不忘于夢寐之間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不足怪至于巫祝亦然今有人煉誠心而卜有禱輒應此理之常譬如懸鏡物無不照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詳考此言則謂高宗所以夢說者非高宗先知有說而後思之思之而後形于夢也高宗

知欲得賢佐而已誠心盡于此。則賢夢應于彼。如明鏡非有心于物。鏡設于此。則物自見于彼。此說極善。故序書亦謂之高宗夢得說。則說之得實自于夢也。非既得而思之。然後形于夢也。然則此書之序。必言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者。蓋高宗亮陰。急于圖治。夢想賢士。誠意所通。上格于天。上天畀之。賚以賢佐。故高宗遂于夢中得傅說形像。求諸在位而不可得。乃使百官經營而求諸田野。所謂營求。卽物色求之也。已而果得傅說于傅氏之巖。時說以賢德而隱。代胥靡人築傅巖之險。故百官以像求之。果與形肖。遂聞于高宗。而高宗用之。始立以爲相。終尊以爲師。朝夕與之講論爲治之大方。學問之要道。史官序其事。故爲此三篇。故曰作說命三篇。必謂之說命。以高宗以言命傅說。故謂之命。猶冏命、畢命之體也。

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宅憂、居喪也。亮陰、亮信也。陰、默也。信默而不言也。史官將序述夢得良弼之事。故推本其所以然之故。謂高宗居小乙之喪。誠信淵默三年不言。所以不言者。以居親之喪。內懷憂感之情。不暇及于政事。國政皆聽于冢宰。故高宗特盡其慤而盡其信。所以亮陰而不言也。既除喪。則冢宰復厥辟。可以有言矣。而高宗則猶不言。是可以言而不言也。可以言而不言。故羣臣于是嘆而進諫于高宗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蓋人之有生。孰無天命之性。非明哲則不足以知之。惟能先知先覺。則足以謂之明

哲。既先知先覺。必能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此所以能爲四方之取則也。羣臣言此。蓋謂先知覺能覺後知覺。今高宗以天子之尊爲萬邦之君。則天下所望以覺其未知未覺也。故羣臣于是又言曰。天子爲君萬邦。百官遵承以爲法式者。實人君也。百官所遵承者。既在人君。故人君有言。則可以爲教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受其號令。今高宗既免喪。新卽大政。則出言以聳動萬方。正其時也。而乃猶未發言。宜羣臣所以以此進戒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羣臣既怪高宗除喪之後。當言而不言。進諫于王。故高宗于是作書以告之曰。我既除喪。非不欲言也。但我自念以我一人表正四方。實恐德之不善。無以率天下。故未敢言。但恭敬淵默。沉思治道。庶幾有德而後言。已而思之。既深。誠感上天。果然于夢寐之間。見上帝其賜以良弼。將以代我出言而令四方。則我之不言。非不言也。有所待而後言也。既告以上帝賚良弼之說。于是乃審度思念其夢中所見之形像。俾之以夢中所見圖以爲形。以此之形。徧求于天下。果于傅氏之巖。得其築堤之人名說者。乃與此形相肖。傅巖在虞虢之界。史記殷本紀是時說爲胥靡。築于傅險。胥相也。靡隨也。胥靡。蓋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傅說賢人。身不坐罪。爲胥靡人代築以供食耳。時傅巖之下。通道所經。有水壞道。故嘗使胥靡人築護之也。高宗卽得說于傅巖。與夢象相肖。于是既立以爲相。又置之左右。蓋以冢宰而兼師

保之任也。如君奭之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則周召之相成王。不特統百官均四海而已。又處左右爲師保而輔成君德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高宗既用傅說爲相。又置諸左右。使居師保之任。故此遂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蓋大臣事君。當先立其大者。不當屑屑于小節。孟子曰。仁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則所謂大人者。豈非格君心之非乎。高宗惟深明乎此。故其命傅說爲相。未嘗言及于政事。而先處之以師保。且命之使朝夕之間納其誨言以輔翼我之心者。蓋正君之國定。此正所謂先立乎其大者。高宗既命傅說。使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故又託微意設喻。見其所以望之者如此其急。其意蓋謂。金欲成利器。則不可以無礪。巨川之患。欲濟。則不可以無舟楫。大旱之世。欲蘇苗稼。則不可以無霖雨。金欲成器而無礪則鈍。巨川無舟楫。則不可涉。大旱無霖雨。則苗稼不可蘇。此三者。皆望之切而賴之深。欲傅說之納誨也。其意激切。故言之不足。設喻託意以盡其情耳。其所以重復言之。非有他意也。或者見其有此喻。乃從而爲之說。以爲每句皆有所託。故王氏乃謂。若金用汝作礪者。使之治己也。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者。命之使濟難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者。命之使澤民也。是皆附會穿鑿。以求高宗之意。據此上文言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下文言啓乃心沃朕心者。則是高宗于此其與傅說言者。大抵欲成就其己

德而已未及乎濟難澤民也惟高宗設上三喻皆欲傅說濟己所不逮故繼之曰啓乃心沃朕心蓋欲傅說念前三喻盡發其心之所蘊有犯無隱朝夕納誨而沃我之心也沃如水之沃物蓋渴其言甚久故望其沃我也高宗既欲傅說啓乃心沃朕心又恐其未出于忠言正道故又設譬以告之曰必欲沃我當用忠言正論甯使苦言難入不可諂諛以求媚譬如藥之救疾若不苦口服之至于瞑眩而瞶眊則不足以愈疾當用直道甯以直道見疏不可以邪道取媚譬如徒跣而行者當視平地而行若弗求平地而乃求于速至遂由邪徑而蹈泥絕崖則非徒勞力亦以傷足故傅說之沃高宗所以必貴乎用苦言直道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高宗上既責傅說使之盡啓沃之心如藥必苦口跣必視地故此又責之使與王朝之臣同心協力俱盡啓沃之誠也蓋傅說既作相而總百官則自卿士而下皆其屬也故高宗于此必欲傅說與其僚屬無不同心協力以匡正汝君之心而欲成其德使其君率循上古先王之道迪我高后成湯之德以安天下之兆民也故曰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林少穎謂上言先王蓋指商已前之王天下者下言高后蓋指成湯若康誥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別求聞于古先哲王則此言先王爲成湯已前之賢王也明矣高宗既以其所以期望傅說者反覆告之故此又嗟嘆而勉之曰嗚呼我之命汝言已盡矣

汝誠能敬我是命則我之德庶幾有終矣汝可不勉哉故曰欽予時命其惟有終高宗既再三責望如此故傅說于是以其啓沃之辭而復于王此復于王在荀子所謂大忠以德復君之復同蓋前託作礪舟楫霖雨以見其望之之切故說之復王亦託木從繩以見后從諫之意蓋木之生也有曲有直豈能皆正惟從繩墨之彈畫則作爲大用無不正者亦如人主所行豈無善不善于其間惟能從諫弗咈則善能遷不善能改斯足以成其主德惟人君能從諫而成其德則人皆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況在朝之臣豈有待命而後諫者雖不命亦將承上意以納諫如是則誰敢不敬順上命者哉傅說言此蓋喜其君許之以言而不諱故說亦頗罄其言而無隱也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周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則總百官者實宰相之職也高宗得說爰立作相實命之使總百官也說既承王命而總百官故于是嗟嘆而進戒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蓋天之所以爲天者純亦不已故明王于是承順其道體其不已之意而建諸侯之邦于外設天子之都于內于邦則立諸侯以治之而謂之君公于都則立天子以治之而謂之后王猶以爲未也又各爲之命大夫與衆官之長以承奉于諸侯天子而共致其治凡所以如是豈欲肆爲逸豫而以位爲樂哉惟欲體上天日新不已之

道協心戮力以治斯民而已。傅說此言。蓋欲高宗與己共憂勤以圖治。不可謂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欲以事盡付之傅說而已不復加之意也。林少穎謂天子宅憂。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既除喪。然後天子親政。此禮之常也。今高宗既免喪而猶不言。羣臣無所稟令。懇請甚堅而高宗乃謂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其意蓋欲終不言。而求其良弼以代之也。故既得說。則命百官總已以聽之。若其宅憂之時。無復致疑其間。故史官推本其意而言惟說命總百官也。余謂少穎此說。固似有理。要之。總百官亦是宰相常事。如周官言統百官。均四海。則宰相未嘗不總百官。雖不必泥于百官總已之文。亦可也。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傅說上既言高宗以明王奉若天道。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故此遂言明王所以奉若天道者無他。惟在憲天聰明之德而已。蓋天之聽也不以耳。而以民之聽爲聽。故聽而合天下之公。天之視也不以目。而以民之視爲視。故視而亦合天下之公。惟天之視聽本乎天下之公理。故人君誠能法天之視聽以爲吾之聰明。惟視聽無私。而聞見達于天下者。日新而不已。豈復有逸豫生于其心哉。惟人君既憲天之聰明。日新其德于上。則臣莫不欽若而稟其令。民莫不從乂而向其化矣。此豈人君求其如是哉。天以民爲聰明。君能憲天。則君之聰明亦民之聰明也。以民之聰明而臨御于臣民。則欽若而從乂。亦自然之理也。傅說既言人君聰明當法于天。故又言賞罰之用尤不可不謹。蓋天之所以聰明。不過命德討

罪人君于命德討罪之際能以公心處之不以私意撓乎其間則雖未嘗屑屑然求合于天而聰明自與天無間然矣此傅說所以既言人君憲天聰明則臣欽若民從乂而又繼以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蓋人君言出于口則爲命一命受爵再命受祿三命受位苟口之所命者非其人則適足以自取羞辱故曰惟口起羞甲胄所以被于身而禦寇也無故而被甲胄則適所以自致寇戎故曰惟甲胄起戎此二句蓋傅說言命德討罪不愼則其失如此也既言其失于上故遂言人君所以命德討罪者惟當使衣裳在笥干戈省厥躬可也蓋口起羞故衣裳甯藏于笥不可輕以予人甲胄起戎故用干戈以加于人不可不省躬無罪然后致討此蓋言賞罰之用禍亂之所萌而其施之則不可不愼也賞罰之用既如此之重故王惟能以此二者爲戒信此二者誠不可輕信則賞罰之行皆當功罪而無不明矣無不明則設施無不善故曰乃罔不休林少穎謂甲胄干戈皆兵器也自其被于已而言之則謂之甲胄自其加于人而言之則謂之干戈此語法也其說亦有理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自此以下又告高宗以爲政之要術也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此告高宗以任賢使能之事也治亂之本在任官之當不當故人君欲官其人必其人之能可任是官者然

後官之。不可以私愛而官之也。既官而使之矣。又欲賜之以爵。必其任官之後。有以賢于人。而實有德者。然後爵之。不可以惡德而進之也。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所謂官者。蓋使之居卿大夫士之官。而以治其事也。所謂爵者。蓋既居其官。又賜以卿大夫之爵也。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此告高宗以舉善之方也。蓋人君欲有所爲。必審慮于心。果善矣。然後動。不可以不善而妄動。既善而可動矣。則又當度其時之可爲。然後爲之。則爲之而成。動之有功也。蓋不善而動。固不足以成功。既善而動不以時。則亦不足以成功。如裘葛之施于體。飲食之充于口。其謀誠善也。倘夏而裘。冬而葛。則用非其時。雖善無補于體。渴而食。饑而飲。雖善無益于口。此傅說所以必欲慮善以動。而動又必以時也。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此告高宗以不矜不伐而享國盈成之業。善者人之所固有。智愚賢不肖皆有之。何足夸哉。惟不知善之爲善者。斯善矣。苟稍有寸善。侈然自大。若人皆不能而我獨有者。則所有亦小矣。豈所謂善之善者哉。宜其喪厥善也。能者、能是事也。如禹能水。稷能穀者。是也。然禹稷豈知其爲能哉。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故不忍坐視其溺而疏決百川。禹初不知其爲能也。惟不以爲能。故能以成功。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故不忍坐視而播百穀。稷亦不知其爲能也。惟不以爲能。故能成功。使禹稷自以爲能而矜之。則胷中亦小矣。豈有小器而能載大者。此其所以喪厥功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此告高宗以豫備不虞。治不忘亂之事也。事事者。非一事也。惟事事乃其有備者。謂事雖不一。而皆有備也。惟事事有備。則危亂之憂無自而生。此有備所以無患也。一說又謂。事事者。從

事于事則乃能有備有備則無後患此說亦通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此告高宗以遠小人樂聞過之事也蓋君子得寵則恭小人得寵則侮然小人于君亦本不敢肆陵侮之心惟人君自開寵嬖之門以幸小人則小人始敢侮上是啓寵乃所以來小人之侮也人誰無過過不憚改則善矣苟有過而恥之則人之指摘其過也必不能無媿遂致文飾其過殊不知文飾小過乃所以遂成大非此傅說所以又欲無恥過者恐恥過則文過文過則作成其非故也傅說自此以上其深思熟慮爲高宗謀者無所不至故又總結之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醧蓋言如上所云其所愼者可謂衆矣然其本則在人主先正其心術而已故傅說必欲高宗惟厥攸居蓋居者有所主于中也中有所主則發于政事必不駁雜所謂政事卽上所言者是也此正所謂一正君而國定矣傅說上既告高宗爲治大要反覆迪導其心志既以盡矣于此又念高宗心術猶有黷于祭祀之失若高宗肜日之戒則黷于祭祀可知矣惟高宗所蔽在此故傅說于是又告之曰祭不欲疏亦不欲數惟疏數得中則善矣苟不得中而徒以數祭爲厚于鬼神則黷于祭祀矣黷于祭祀則雖曰敬之乃所以爲不敬也然黷祭祀所以謂之不敬者以禮煩則紛亂而難行故施于事神則難以格其來享也故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張彥政謂自明王奉若天道至政事惟醧所以長善也黷于祭祀以下所以救失也此說是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傅說上既反覆以治道之大原、君術之至要告高宗。故高宗于是言旨哉以味其言也。蓋高宗得傅說。虛心屈己。後聞至忠之誨。爲日久矣。至是而聞所未聞。理義悅于心而無厭。故遂言旨哉以美之也。旨美也。古人于飲食之美者。以旨言之。若言君子有酒旨且有是也。蓋高宗聞說言。如美味說口。饜飫充足。故曰旨哉者。味之深也。既味其言矣。于是呼說而告之曰。爾之所言。我當佩服而行之。苟汝不善于所言。則我雖欲聞而行之。不可得也。故曰。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高宗既許傅說以行其言矣。于是喜其諫之行。言之聽。遂拜手稽首。盡敬于君。勉以行之之難。而冀高宗不倦以終之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則所貴乎知之者。惟欲其行之而已。知之不能行。則與我爲二。雖嘉謀日接于耳。是他人物。非己所有也。知而行之。則與我爲一。凡嘉謀接于耳者。皆能躬行之。能躬行。則善皆其所有也。惟知之非艱而行之惟艱如此。故傅說所以告高宗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也。然行之惟艱矣。苟能一日用其力。則亦何難之有。凡高宗之于傅說。已許以乃言惟服。則是非特知言之善。而又欲以必行也。故傅說于是又言。王誠不以行之惟艱。則信能合于先王之成德矣。蓋湯所以能成就其德。惟以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而已。今高宗誠能不以行之惟艱。則是能合成湯之用心。高宗能以成湯之心爲心。則于傅說之言無所不行也。言既無所不行。則人皆輕千里而告以善。況在朝之臣哉。傅說所以又言。王能行而說不言。則說有咎也。故曰。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高宗上二篇既言傅說爲相而說反覆告以治道故此又以學問之事資于說焉來汝說者呼使來將告以願學之意也台小子舊學于甘盤者高宗自謙而稱我小子昔嘗學于賢臣甘盤也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者此又高宗告說以學甘盤不克終之意也但此有二說二孔則謂高宗爲王子時既學于甘盤而中廢業遯居田野後入居于河又自河往亳蓋是高宗父小乙欲使高宗知民艱苦故使居民間既廢業而居民間遂無顯明之德故謂之暨厥終罔顯此說本無逸之言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故以遯于荒野爲爰暨小人之事蘇氏則謂武丁爲太子時學于甘盤及卽位而甘盤遯于荒野武丁使人迹其所往則居于河濱自河徂亳不知所終武丁無與共政遂相傅說此說則以遯于荒野爲甘盤之遯二說不同林少穎則以謂當從蘇氏沈博士則謂當從二孔以今考之孔說有據故當從之高宗既謂我初學甘盤後來既遯在民間與甘盤異處後終至入亳卽位迄無顯明之德故今日所以有望于傅說訓迪其志蓋高宗之志在于成就其德故欲傅說啓迪其志意而引之當道也高宗既欲傅說訓于朕志故又指物興喻以見其願學之志蓋酒非麴蘗不成羹非鹽梅不和猶人君雖美質必得賢輔導乃能作聖作酒者麴多則太苦蘗多則太甘麴蘗得中乃能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于君不可上下相同當以柔濟剛以可

濟否則左右規正其君之德乃和也今高宗之意正欲傅說匡其不及將順救正如酒人羹人以甘苦鹹酸相濟成味故既以酒醴和羹爲喻于是又繼以爾交修予罔予棄者蓋欲其可否相濟以輔予不逮終始相助不可復如甘盤之中棄也高宗既望傅說以可否相濟故又許必行其言曰予惟克遹乃訓蓋謂爾誠能交修我而不棄我則將佩服汝言而力行之不敢失墜也一說又謂諭以酒醴之待麴蘗所以望傅說之發其未有也諭以和羹之待鹽梅所以望傅說之和其既有也說雖善而牽合故不從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高宗上既以學問之事資傅說故說于是遂告高宗以學問之說焉孔氏以此言王人猶云王者少穎謂以王人爲王者無所考據按王氏謂此言王人求多聞乃傅說稱王而告之曰人之爲人貴乎求多聞也此說爲善如禹告舜曰帝光天之下亦是稱帝而告之也蓋傅說既承王命資以學問之道故說于是稱王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乎多聞之富者非欲苟知之而已蓋將以建立政事也然雖務于多聞以建立政事而所聞又有正有邪有是有非雖多聞而皆淺近不根之語又何益哉故于是又言于王曰人之求多聞者固欲建事又必學于古訓則多識前言往行故發于政事必有所獲如三代得天

下以仁故所獲乃至于卜年卜世之長且久苟徒務多聞必欲窮耳目之所不及以爲多而不能師法于古又安能享卜年卜世之永哉此傅說所以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也傅說既言學古則有獲不師古則不能永世故遂以告高宗以學古之方蓋爲學之道不可自是不可自怠惟順其志凡告以善者皆樂從之而不拂務時敏而朝夕于斯不敢少懈則凡有所修者無不從欲而至我欲仁而仁至者厥修乃來之謂也既所修從欲而至又不可謂爲善止此而已又能懷此遜志時敏之誠不敢少怠則道積于其身矣若夫以道教我者特學之半耳豈可謂道盡于此哉但能因師之所言而逆其所未言則其功全矣故傅說于是又告高宗曰教我特學之半耳惟因其所教而吾自能始終有常于學則德日益而不自知矣德日益而不自知則又深于道積于躬蓋道積于躬則猶有可見之迹惟日益而不自知則德與我爲一不知德之爲我而我之爲德也傅說言此蓋謂爲學之道不可求全于師惟在因師而自得其德蓋不欲高宗取足于師而欲其深造于自得也傅說既告高宗以爲學不可取足于師而在乎自得故又告之曰今王必欲盡學問之道不必他求但鑒視先王成湯所以爲學之成法而躬行則所謂學古而克永世者斯無過矣蓋湯學于伊尹自有成法高宗但鑒視之則無過矣高宗既能學古而舉事無過則傅說用能欽承其德而廣求俊乂以列于庶位而其致其修輔之功也故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

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傅說上既告高宗以學問之道故高宗于是嗟嘆其言之善而告之曰我恭默思道夢于得賢今既相說而說又能反覆告我以學問則自今以往四海之內無不仰我之德者乃汝有以鼓舞而動化之也高宗既言海內仰德本乎傅說之動化故遂以股肱爲喻以見君臣相須不可相無蓋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有股肱之助無股肱則不得爲人人主所以能成其聖德者以其有良臣之助無良臣則無以成其聖蓋君臣相須義均一體也高宗既以臣喻股肱于是又引成湯畴昔所以學于伊尹者以見其意先正保衡謂伊尹昔爲保衡乃先代百官之正長也故謂之先正保衡高宗言此蓋謂伊尹昔者自畎畝而起作成先王成湯之德毅然以致君澤民自任其在于君則曰我不能使君如堯舜之君則其心愧恥若有市朝之撻其在于民有一夫不被堯舜之澤者則曰是我之罪伊尹所以如此者蓋伊尹昔在畎畝常欲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今既任天下之重故君不堯舜民不被澤則自以爲愧自以爲罪也惟其自任如此故能保佑我有功烈之祖成湯其德足以格皇天而無以復加今傅說起于版築居于冢宰與伊尹之事實同故高宗所以亦欲傅說推伊尹致君澤民之心而庶幾以道顯明輔我以成堯舜之德亦如伊尹之相湯以格皇天無使伊尹得以獨擅其美名于我商家也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高宗既欲傅說輔相于己無異于伊尹之相湯故又申言君臣相濟之義謂君非得

賢則無人與之共治賢非得君則無人與之共天位食天祿君臣相須如此故爾傅說當須輔乃君之德使之足以仰繼于先王而永安天下之民也故曰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惟高宗所以責望于傅說者如此其重故傅說亦喜其仰成之意于是拜手稽首盡其敬而欽承之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所謂對揚者高宗以美命加乎己故傅說願展盡底蘊庶幾有成足以答高宗仰成之意而發揚之也少穎謂人君之學與匹夫異固不在乎章句訓詁之間如學士大夫之一藝也不過學爲堯舜而已不學堯舜而云學是陳後主隋煬帝之學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惟高宗之學則所謂學爲堯舜矣蓋伊尹事湯以堯舜之道事之也今高宗以成湯自期以伊尹期傅說則其所學豈非學爲堯舜乎此說極善

尚書詳解卷十五

高宗肜日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肜者祭之明日又祭也蓋用以禮賓尸與行事之有司凡助祭之賓客皆預其中也在商謂之肜在周謂之繹蓋有相尋不絕之意繹則取其尋繹而復祭也故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穀梁傳之曰繹者祭之明日又祭也繹祭之時必陳鼎于廟中如緜衣之詩爲繹賓尸而作而其詩言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則繹祭亦陳鼎鼐也明矣惟繹祭必陳鼎鼐故高宗祭成湯之明日方陳鼎鼐乃有雉自外來入其廟中升鼎耳而鳴也然飛雉所以升鼎耳而鳴者以高宗之祀常豐于昵豐于昵則必殺于遠者宜其祭成湯之時必有缺而不備者矣是故祭之明日則有野雉飛入廟中升鼎耳而鳴夫雉之爲禽常飛鳴于郊野今乃于宗廟行禮之時百執事環列於庭而徜徉於廟之鼎耳如在郊野之外則爲災異也明矣此賢臣祖己所以進戒於王而正救其失將使之恐懼修省以銷天變此高宗肜日與高宗之訓二書所以作也今二篇惟肜日一篇尚存高宗之訓則經秦火而亡矣林少穎謂書序漢儒例以爲孔子作某竊以爲歷代史官遞相傳授以爲書之總目至孔子因而次第之非盡出於孔子之手且如此篇正經但言高宗肜日未嘗言祭於何廟但言越有雊雉未嘗言鳴

於何處而此序則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此非當時史官所錄何以知其在成湯之廟而鳴於鼎耳乎苟非舊史所傳則孔氏亦安能以其意而臆度於千百載之下乎此說亦有理故特存之

高宗肜日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此上言高宗肜日乃揭其篇之目書之常體然也下言高宗肜日乃史官欲叙祖己之言以爲高宗肜日之書故推本而言謂高宗肜祭之日有雊雉之異而祖己進戒於王使改過修德故既揭高宗肜日篇目于上又言高宗肜日越有雊雉于下也惟高宗之祀豐近略遠于成湯之廟其禮有然者上天譴之野雉適至于是賢臣祖己推原其所致之由以進戒于王然將戒于王故先自言曰惟先格王正厥事然後乃訓于王正厥事者有二說先儒謂有道之主當變異之來正其事而變自消其意謂是商先世有道之主每遇災異惟正其事以消去之如成湯遇旱以六事自責太戊遇桑穀之異嚴恭寅畏以引災今祖己亦欲高宗正其事如成湯與太戊則可以變災爲祥蘇氏則謂繹祭之日野雉鳴于鼎耳此是神告王以宗廟祭祀之失也故祖己言當先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修人事而欲以數祭媚神且又豐于親者敬父薄祖故祖己往先正之據蘇氏則謂祖己將諫故先言當格王心之非使正其事此格如孟子所謂大人格君心之非二說皆通然以上下文勢觀之則蘇氏之說爲長蓋下文言乃訓

于王。則是此言惟先格王正厥事。乃是祖己將訓諸王。先自言今日之事。惟當先格王非心。使正其事。然後進諫于王。自天監下民以下。所謂格王正厥事也。祖己既欲先格王心之非。以正其事。于是乃訓于王曰。惟上天監視下民。其吉凶无常。而常在于義。合于義。則天降百祥。而年至于有永。不合于義。則天降百殃。而年至于不永。惟其行事有義有不義。故降年有永有不永。然其所以不永者。非天意固欲夭民而絕之也。民之不義。自中絕其命也。惟民之不義。自絕于天。故民有不順其德。不服其罪。而恣行不義者。天雖有孚信之命。降之災異。以格正其德。使之恐懼修省。而爲之民者。乃頑然無知。且曰天命其如我何。此天命所以卒棄之而不念也。祖己言此。蓋謂惟民至愚。于所爲不善。天降災異。則不能恐懼修省。豈可以人君之尊。于天降災異。亦不能恐懼修省。而無以自別于愚民哉。欲格君心。乃言民事。所戒在此。所言在彼。可謂善于納諫而優柔浸潤以入之哉。祖己既旁引詳說。告于高宗矣。于是嗟嘆明告以豐于近廟之說。嗚呼、嘆辭也。祖己謂人君無常職。所司者代天敬民而已。則代天敬民者。皆天之胤嗣也。若祖若父。皆是天子。豈父親而祖疏哉。又豈可豐于父而薄于祖哉。凡祀之常典。蓋不可豐于近廟也。不可豐近廟而高宗豐之。宜乎雉之不虛來也。宜乎祖己進戒之不能自已也。林少穎謂。逸書與見存書同序者。若肆命徂后與伊訓同序。高宗之訓與此篇同序。孔氏于伊訓篇末。既加肆命徂后四字。以見篇次當在是。遭秦而逸。至此篇末。乃不引高宗之訓四字。以見篇次當在此者。或傳世既久而失之也。

西伯戡黎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據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而獻洛西之地。然後紂賜之弓矢鈇鉞。使專征伐。爲西伯。文王既受命于紂。得專征伐。故諸侯有爲不道。文王遂稱兵以誅之。黎乃諸侯之國。史記以爲饑。大傳爲耆。在上黨壺關。乃朝歌之西境也。其地密邇王畿。其君黨惡于紂。虐用其民。故文王爲民稱兵伐之。初無心于伐紂也。而殷乃咎惡于周者。非惡文王有伐紂之心也。紂時諸侯相助爲惡者多矣。今黎國既以爲虐爲周所伐。周德及黎。則天下之困于虐政者。皆將相率而歸周。紂雖不亡。不可得也。此殷所以惡周也。然殷所以惡周。非舉殷人之皆惡也。祖伊知殷亡。故惡之耳。史記言祖伊聞之而咎周。此說是也。乘、勝也。以乘勝有加陵之意。故知乘爲勝也。此序必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者。言殷之所以咎周者。以周之勝黎。勝黎。則舉天下之民困于虐政者皆歸之。雖文王顧君臣大分。有不忍爲。而天命人心所迫。必有不能已者。故也。若湯之興。初無革夏之心。爲民伐葛。則東征西怨。南征北怨。雖湯有不能自已。此祖伊所以震恐而奔告于受。言黎既勝。則民心歸周。而天下非殷有也。故史官錄其言而作西伯戡黎之書。胡益之乃謂周欲伐商。以黎當所伐之道。故先乘之。乘者、襲也。噫。果如益之此說。則文王已有伐商之心矣。所以服事商者。孔子欺我也。至林少穎則以西伯爲武王。亦弗之思也哉。

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

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上言西伯戡黎。史官題其篇之目也。下言西伯既戡黎。乃史官推本祖伊所言之由也。蓋文王以西伯專征。黎侯之不道。既戡伐之。祖伊知戡黎之後。代虐以寬。民必去商歸周。于是震恐奔走而告其王。商受書序孔子所言。故稱受。此是當時史官所錄。故言王。然商受又有言商紂者。蓋受與紂音相亂耳。後世乃謂謚法殘義損善曰紂。此蓋見其惡爲作惡義也。祖伊告王之意。蓋謂周既戡黎。民知其有去殺勝殘之美。必靡然歸之。民歸則天必與。天既與周。則商之天命必訖盡矣。故言天既訖我殷命。稽于至人之言。考于元龜之占。皆無敢言我商家之吉者。則其凶可知矣。商家喪亡之證既如此。此非我商先王自成湯而下諸賢王不相親。我後人也。乃王自以淫亂戲怠之事自絕于天。故天因而棄絕于我。天既棄。則喪亡無日。雖有粟而不得食。故曰不有康食。言其不得安坐而食也。雖有父子之天性。亦不可保。故曰不虞天性。言雖有周親。亦不可度其能保也。先王貽後王之典法。後王所當率循也。今既喪亡無日。則已不得爲天子。雖有可率之典。亦不遵迪而行之。故曰不迪率典。惟紂在上。淫戲不道。上天絕之。至于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則斯民何賴焉。汝今日我商之民。無不欲商之喪亡。且曰紂之殘虐。天何不降罰于紂。而使之喪亡也。夫紂之無道如此。威罰之降。理所宜得。今乃未降威罰。是天之大命乃不猛摯。而徒姑息以容之也。故曰大命不摯。此蓋欲其亡國之切。故呼天爲言。冀其威之降速

也。民既呼天而言。謂紂罪如此。天不降威。是天命之不孛。故又言。今紂已失君道。而民心已離。雖尚處君位。已無如我何。蓋欲天之必罰無赦也。此乃祖伊卽民言以告紂。冀其知畏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祖伊上既極其鯁直不諱之言。實望商紂之恐懼修省。而紂乃恬不以爲意。方且嗟嘆而言曰。我之生。其修短之命。受之于天。民之怨我。其如我可。祖伊知其不可以口舌言語感動。故反身而出語于人曰。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蓋謂紂之罪惡。皆參列著見于上。天已降監。欲誅絕之。今乃不自責己。乃責命于天。謂我生修短。天命已定。雖人心不歸。而天命足恃。是何頑然而不可訓告也。故祖伊于是直言其必亡之狀。謂殷今卽日喪亡。皆視爾所行之事。爾豈免誅戮之禍于爾邦哉。故曰。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蘇氏謂。不無戮于爾邦。乃祖伊謂紂罪如此。雖邦人猶當戮汝。而況天乎。此說亦通。孔氏乃謂反曰爲反告于紂。此說不然。蓋此數語皆忠直激切之甚。使紂聞之。必嬰比干之誅。故當以此反爲反身而出也。林少穎謂。詳考祖伊所以告紂者。蓋以周師乘黎。其勢必不利商。及考其告之之辭。則其論自絕于天。與商民莫不欲喪。及諫不聽用而出。又卽言殷之卽喪指乃功。始終曾無一言及周將伐商者。其意蓋欲使紂不自絕于天。則周將終守臣節以事殷。豈殺伐之耶。是知商之社稷。其存亡禍福。惟在紂之能改過不能改過而已。至于周之戡黎。雖足以推殷之必亡。而殷之所以亡。則

不在是也。故祖伊爲力陳天人禍福存亡之理。以冀紂之改過。不及周之將伐殷也。此說極善。

微子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按呂氏春秋。紂母生微子及仲衍。時尚爲妾。改爲妻而生紂。紂父欲立微子。太史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子。乃立紂。而史記亦謂微子、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則微子、紂之母兄也。至孟子乃謂以紂爲兄之子而有微子啓。則微子乃紂之叔父。二說不同。考微子之命。言殷王元子。則微子誠紂庶兄。非叔父也。紂于是時暴虐不道。于人事皆顛倒錯亂。無有所統。人事既如此。故天命亦皆分錯。如此篇所陳。皆是紂錯天命之事。紂既錯天命。微子知其滅亡無日。情迫于中。不能自已。于是以其喪亡之事誥于箕子比干。各欲行其志。故此序所以言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父師、蓋箕子也。卽太師也。是箕子時爲三公也。少師、比干也。時爲三孤也。此篇亦有箕子之言。而序獨言微子作誥者。箕子之言。因微子告之而後發故也。

微子。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西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上言微子。題其篇之目也。下言微子若曰。史官記微子之言也。林少穎謂。凡言若曰者。史官述其大指

而以己意潤色之。不必盡具當時之言也。此說亦有理。蓋微子以紂錯天命。知商必亡。故呼父師箕子、少師比干而告之曰。我商家社稷危亡之徵。已不復能治正四方矣。何以知之。蓋我成湯勞苦艱難。由七十里有天下。其致力而行。遂成其功。昭然陳列在上。在後人者。正當勤勞以守之。而我王紂。乃沈酗于酒。以敗亂成湯之德于下。沈。謂迷于酒。若沈于水也。酗。謂飲酒醉而發怒也。成湯艱難如此。而紂乃淫亂如彼。天下豈有不亡者哉。紂既淫亂。故殷之臣民皆染紂之惡。無小大皆好爲草竊之事。以爲奸于外。爲宄于內。草是苟且之辭。蓋苟且而竊盜也。然非特在下者如是而已。雖上而六卿與庶士。亦皆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惟其以非法相師。故下之有辜罪者。彼皆不敢糾正。而有罪常不獲正其罪。蓋上下相蒙。卽泰誓所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者是也。惟有罪者不獲正其罪。故小民之被其害者。積其憤氣而不得伸。方將與起而共爲敵仇。民既不和如此。則天下乃土崩瓦解之勢也。故殷之淪喪。若涉大水。無有津涯畔岸。無復可救之理。惟其不可救。故微子所以知殷之喪亡顚越。必在今日。不能久也。故曰殷遂喪越至于今。微子既知殷之喪越必不能久。于是又呼箕子比干而與之謀曰。我商危亡如此。我念之不覺發其狂疾。吾一家今皆耄亂不堪。直欲遯走于荒野。以寫我憂。言昏悶之極。置身無所也。今愁悶既如此。爾父師少師。乃無指意告我。我不知商家之顚越隕墜將若之何。故曰顚隮若之何其。其、鄭氏謂語助也。讀曰姬。與檀弓何居同義。漢孔氏作如字。讀若之何救以其說不若鄭氏爲長。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

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脩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與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微子既言所以憂商家之顛隮者以謀于箕子比干于是箕子呼微子爲王子而告之曰紂淫亂如此乃天降酷毒之災以荒商邦而紂又方且興起沈酗于酒肆然無所忌憚雖有可畏之事而亦不畏之也如西伯戡黎祖伊恐而奔告于紂而紂乃以爲我生不有命在天豈非乃罔畏畏乎非特不畏所可畏又拂戾其耆老尊長之人與夫舊有位之賢皆不聽從其言紂既無忌憚如此故殷民化之亦無忌憚于祭天神地祇之犧牲牲用乃攘竊之遞相容隱將而食之故雖如此而略無災罪以及之者此又致民之无忌憚也色純曰犧體全曰牲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皆祭天神地祇之用也箕子既言商之君民無忌憚之事矣故又言我下視商民紂所用以治者皆無善政善教大抵重斂而與之爲仇讎惟其重斂而與之爲仇讎故民皆讎之此所以自召敵讎曾不懈怠也惟君臣上下之間其恣行不義罪合爲一故善良之民多有瘠病無有詔而救之者箕子既言商之淫亂如此故又言我今日亦難于進言亦難于出走之意謂商今日喪亡之災如此我若以其災之故與起而諫紂紂必不聽非特不足以救其亡亦徒自取禍然既不可以諫亦不可以去故又言商若果淪喪我亦守節不屈又豈可出去他國事二主更爲臣僕哉但詔教微子出而遯逃乃合于道蓋王子出走所以合道者以我舊時當帝乙

之世言欲立微子以繼帝乙之後微子既不得立而紂與我二人皆有嫌隙既有嫌隙故知我舊之所云實刻害子子不可不出也微子不出則紂終必戮之戮微子則我商家顛越隕隮不可復存矣蓋微子帝乙庶子統緒相承故箕子有望于微子也箕子既不出而微子不可不去故又告之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靖謀之而善行之而安謂之靖箕子謂或去或留各自爲謀使其謀盡善行之而安可以獻于先王而一無所愧則至矣不必一于去一于留也我之所謀以誓與商俱亡矣豈復顧爲出行遯走之事乎故曰我不顧行遯微子作誥以告父師少師惟父師有言答微子而少師比干不言者其說有二謂人臣之義莫易明于死節莫難明于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難辨比干死無足疑故不以告人箕子微子則不免有云重去就之義也一說謂微子作誥之時比干已死此言父師少師既以告箕子又以是告比干之靈箕子尚存故答以言比干已死此不言也二說皆通故並存之林少穎謂說者往往謂微子遁而歸周以存宗祀爲孝此殊非微子所以自靖也微子之始去商姑欲避禍自全待紂改過而宗廟社稷復存此其行遯之本心也至于紂惡不悛爲武王所滅于是不忍商祀顛隮抱祭器歸周以請後此蓋出于無可奈何之計亦非本心也此說極善